

新 中 學 文 庫
英 雄 與 美 人

蕭 伯 納 著
中 暇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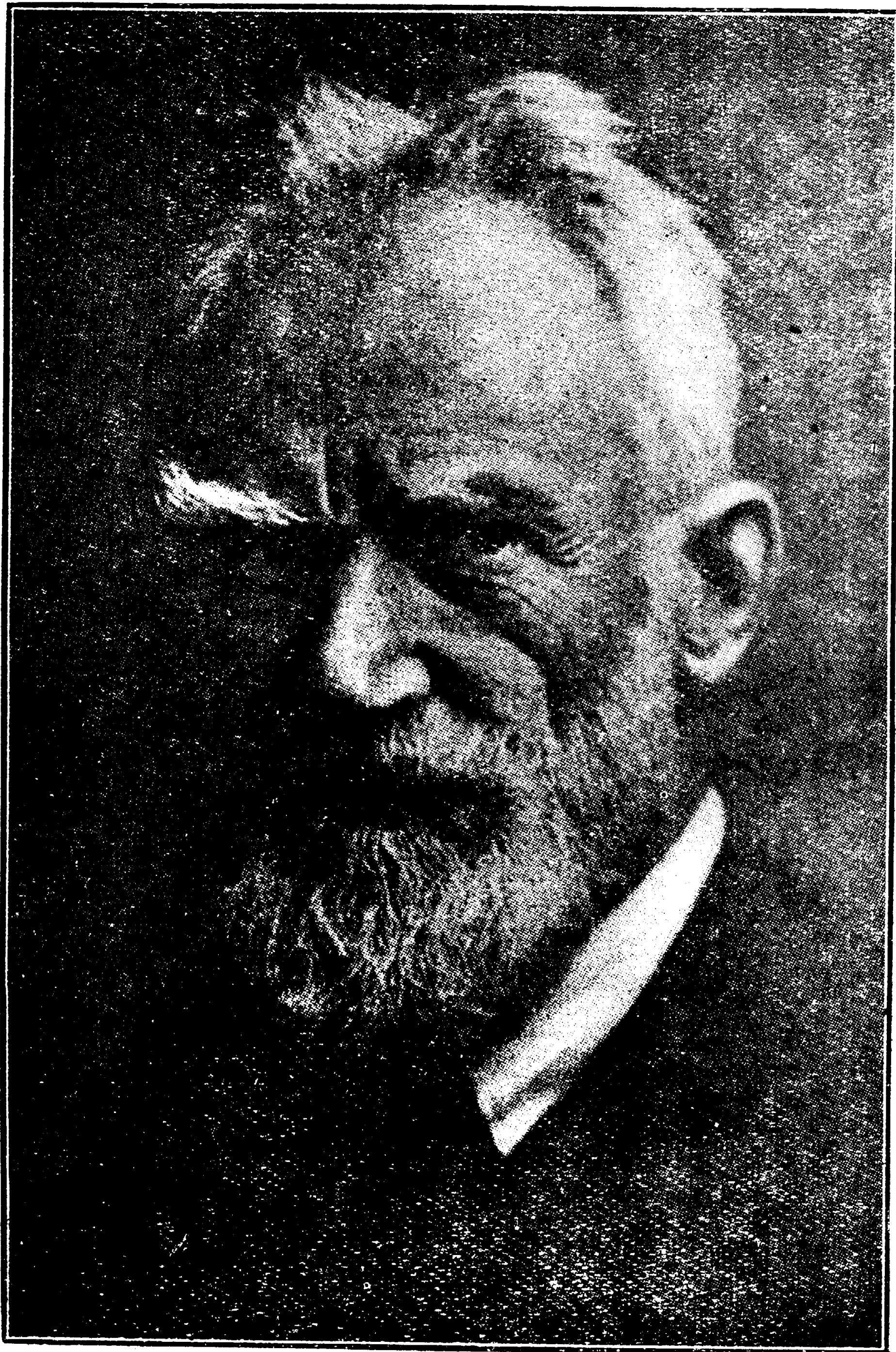
Z
X
:

英雄與美

蕭伯納著
中暇譯

學研究會叢書

1929



G. Leonard Shaw

第一幕

晚上，保爾加利亞國，近 Dragoman Pass 的一小城一間女子的臥室時爲一八八五年，快十一月底了。左邊的窗通於涼臺。從那個洞開的窗可以看見巴爾幹的山峯。在月夜中顯得格外瑩潔美麗。室內的陳設在東歐是找不到的。保爾加利亞的富麗中夾着維也納的俗氣。床上的蓋被，帳帷，窗帘，小小的地毯，以及室中一切的織物的點綴品都是東方的，華麗的。牆上的壁紙是西方的，粗俗的。房間的右角上有一堵小牆把房間斜斜割去一角。床身就靠在這面牆上。床頭上有一個金碧的木龕，裏面

供奉着一個象牙的基督神像。神龕前面有一個刺孔的金屬球，裏面點着火。這個金屬球是掛於三根練子上。在左方更望前一點有一張榻。靠左面的牆上有一副盥洗的架子。架子是金屬做的，塗上一層油漆。上面放着一隻塗盜的鐵製的臉盆。臉盆底下有一隻水桶。旁邊的棍子上掛着一塊面布。附近有一張奧國曲木的椅子，坐位是籐編的。在床跟窗的中間有一張松木的梳妝檯。上面鋪了一塊彩色的布，還有一個價錢不小的梳妝鏡子。房門是在右邊。介於門跟床間有一個有抽屜的櫥子。櫥子上面也蓋着一塊雜色的土布。櫥面上放着一排紙背的小說，一盒奶油巧克力，一個書架。書架上安着一個極漂亮的軍官的照相。他的不可一世的氣概，有魔力的目光，在照相上都看得出來。房裏點着兩支蠟燭，一支是放在櫥上，一支是放在梳妝檯上。旁邊還有一盒火柴。窗門只有一扇（像普通的門戶一樣）現在是完全開着，覆於左方牆上。窗外一對的木製的百葉窗向外開着。涼臺上有一個青年女郎對着巴爾幹的雪山凝視。她很深切的感到黑夜的浪漫的美。她也覺得她自己的妙齡麗質是這

環境的美的一部分。她身上披了一件皮大衣，其價值至少等於室內器具的三倍。

她的夢想給她的母親客色林佩脫考夫所打斷。客色林是一個精悍強幹的四十多歲的婦人，烏黑的頭髮跟眼睛。她很適宜於做一個山中農夫的妻子。但她打定主意要做一個維也納的太太，因此不論什麼時候總穿了一件茶點時的衣服。

客色林（帶了好消息急急忙忙跑進來。）拉伊娜——（她念作 *Rathena*，音特

重。）拉伊娜——（她跑到床邊以為拉伊娜在床上。）怎麼，那裏去了——（拉伊娜望屋裏看。）天呀！孩子，你還沒有去睡，這時候還坐在外面夜氣中嗎？你真是不惜性命。
羅卡說你已經睡了。

拉伊娜（進房。）是我遣她去的。我要一個人在這裏。你看天上的星多少美麗！到底有什麼事？

客 好消息。剛剛打過一仗！

拉（睜大眼睛。）呀！（她把大衣丟在榻上，急不及待的跑到客色林身邊。身上只有一

件很好看的睡衣。

客 在 *Slivnitsa* 大戰一場！我們打了勝仗！是塞其曷史的功勞。

拉 （樂極而呼。）呀！（狂喜。）呀，母親！（忽然現出憂慮的樣子。）父親平安嗎？

客 自然了，就是他把這個消息送來的。塞其曷史是現在的英雄。他的聯隊裏把他當做神道般看待。

拉 告訴我，快快告訴我。到底怎麼樣！（樂不可支。）呀，母親，母親，母親！（拉伊娜把她的母親按在榻上，她們倆如狂如癡的互相親吻。）

客 （高興得非凡。）真料不到有這樣出色！你想——是馬隊的衝鋒！他不聽我們的俄國軍官的命令，單獨行動，自己爲首，帶一隊人馬衝上去。他第一個衝過敵軍的礮陣。拉伊娜你試擬想那時的情景。我們的勇武的保加利亞軍人，目光如電，手握著劍，山崩水瀉般直衝下去，把那般塞爾維亞的花花公子，像風前的敗葉，一掃無餘。而你——你當初一定要塞其曷史等一年，方答應跟他定親。呀，如果你身中有一滴的保加利亞的血，

他回來時你應該如何的崇拜他。

拉 他聽過了全軍中英雄的彩聲，我的一點點的崇拜那裏在他心上，但不論如何我真是快活極了——得意極了！（她站起來，很興奮的繞室而走。）這一次的事情證明我們的理想究竟是不虛的。

客 （憤憤然）我們的理想不虛！你這句話什麼意思？

拉 我是說我們從前理想中塞其曷史——我們的愛國心——我們理想中的英雄，我們這般女孩子真是沒有良心。我從前有時不免懷疑這般理想也許永遠是個夢罷。當我替塞其曷史扣上他的劍時，他的樣子真是英武極了。在那個時際而想到失望，恥辱，失敗真是忘恩負義。但是——但是——（急忙的說）答應我永遠不告訴他。

客 我還不曉得是什麼話，怎麼能夠預先答應你？

拉 是這樣。當他兩臂抱着我，兩雙眼睛對看的時候，我腦中忽然發生一個思想。我想我們所以有英雄的理想，也許是因為我們平素歡喜念拜倫和普希金的作品緣故，也

許因為我們新近看了 *Bulgaria* 地方的歌劇實際的人生難得有這樣——照我那時所知，永遠沒有這樣過。（懊惱的樣子。）母親你想我當時竟然疑心他。我想他的英雄氣概及軍人的威武，也許一逢到真實的打仗便戳穿了。我心中不免疑懼只怕他和那般能幹的俄國軍官相形之下不免出醜。

客 出醜！虧你說得出！塞爾維亞人也有奧國的軍官。他們的能幹正不讓於我們的俄國軍官。但我們不是已經把他們打敗了嗎？

拉 （自己笑着，又坐下來。）不錯，我那時真是一個沒有浪漫性的懦弱女子呀，我們的理想居然是真實的。塞其曷史居然是英武不凡，一如他的外表。這個世界果然是個美妙的世界，男子實行浪漫的理想，女子感覺浪漫的美。我真是樂極了！真是心滿意足呀！（她跪在她母親的身邊，兩臂熱烈的摟着她。羅卡進來，把她們的表情打斷了。羅卡是一個漂亮的，高傲的女子。她身上穿的是很美麗的保加利亞鄉村的衣服，胸前扣着雙層的圍身裙。她於傭僕的卑恭中，表示敵抗的態度，對於拉伊娜竟近於傲慢不遜了。她

有點怕客色林，但是她對客色林也很放肆，不過不敢過分而已。現在她也在感情緊張之中，但她對於拉伊娜的狂喜不表同情。她看見她們倆如醉如癡的樣子，很輕蔑的看了一眼，方纔陳述她的來意。

羅卡太太，所有的窗門都得關起來，百葉窗也得拴緊。他們說街上也許會開鎗。（拉伊娜跟客色林同站起來，有一點慌。）塞爾維亞的兵給我們由山峽中趕回來。他們說敗兵也許會到城裏來，我們的騎兵正在後追逐。他們正在逃命的時候，你可以放心我們的人民一定能夠對付他們。（她跑到外面涼臺上把百葉窗虛掩着，然後進來。）

拉 我國人民何必這樣殘忍？殺死幾個可憐的逃兵有什麼體面？

客 （家主婦的本能又現出來，直捷簡單的說道。）我得下去看看把一切佈置妥當。

拉 （對羅卡說。）百葉窗就這樣子可以了，我一聽見什麼聲音便把他關起來。

客 （將要出門，回過頭來命令式的說。）唉，不可以這樣，你一定要把百葉窗拴緊。不然，你一定會睡着，把百葉窗忘記關起來。羅卡，把他鎖緊。

羅 是，太太。（她把百葉窗拴起來。）

拉 不必爲我擔心。我一聽見有鎗聲便立刻把蠟燭吹滅，伏在被窩裏，蒙頭蓋住。

客 這樣是再妥當沒有了，吾愛。晚安。

拉 晚安。（她們倆親嘴。拉伊娜忽然又興奮起來。）今晚是我畢生最快樂的一晚，祝我今晚快樂罷！——如果沒有逃兵那是多好呀！

客 去睡罷，吾愛。別去想這種事情。（她出去。）

羅 （偷偷的對拉伊娜說。）如果你要開百葉窗，只要這樣一推好了。（她一推，把百葉窗推開了，隨即關起來。）有一扇應該在底上門住，但是門子已經丟掉了。

拉 （很莊嚴的樣子責備她。）謝謝你，羅卡，但我們應該聽母親的吩咐。（羅卡裝怪臉。）
晚安。

羅 （漫不經意。）晚安。（揚長而出。）

（拉伊娜這時只剩一個人在房內。她跑到櫥子前面，對那張照片表示無限的敬愛，一

種神情非筆墨所能形容。她不親照片，也不把照片按在胸上，或對他表示其他的肉體的愛情。她把照片捧在手中像女祭師般高高的擎着。

拉（用敬神的態度望着照片。）我的英雄呀，我以後決計不會再存那種卑鄙的心思了，決計不會，決計不會。（她很虔敬的把照片歸還原處。她從一堆書中揀出一本小說，心不在焉的翻檢，找到了頁數，把書翻開背折過來。於是她吐一口快樂的氣，爬上床，打算看書下睡。未開始看小說之前，她又仰首沉思，思想眼前美滿的現實，喁喁的說道。）我的英雄！我的英雄！（遠遠的一聲槍聲把外面晚間的沉寂驚破了。她嚇了一跳，靜靜的聽。跟着又是兩聲槍聲，更近一點。她慌了連忙爬下床來，把柵上的蠟燭吹滅。她掩住耳朵又跑到梳妝檯旁邊，把那一根蠟燭也吹滅，於是趕緊回到床上。室內現在完全處於黑暗之中，除了神像前那個球的閃光，百葉窗頂空隙間漏進來的星光外，一點東西都看不見。槍聲又作，一排槍聲好像就發於身邊。槍聲未息，百葉窗忽然不見了，給人家在外面拉開了。一剎那間，眼前一耀，現出一個長方形的雪夜的星光，中間一個人形的

黑影子，百葉窗馬上就關起來，房內又歸於黑暗。但房內沉寂中有喘息的聲音。於是噤然一聲，房中看得見一根火柴的火光。

拉（伏在床上）那一個？那一個？（火柴立刻熄了。）你是誰？

男子的聲音（黑暗中發出來，聲音低微但含着威脅的口氣。）噓——噓！別叫出來，一叫我便開鎗。好好的聽我的話，我不會傷你。（黑暗中聽得見她由床上下來，向門口走去。）當心點，逃走是沒有用的。記住，你一叫，我便開鎗。（命令口氣。）點起火來，我要看你聽見了沒有？（沉默與黑暗過了一會，聽得見她的腳步聲退回到梳妝檯邊，她把蠟燭點着，把這個悶葫蘆打破了。一個盤襖不堪的男子，約模有三十五歲左右，一身的泥，血跟雪。他穿的是塞爾維亞礮隊軍官的藍制服，破裂得不成樣子，幸虧得有腰帶跟手槍盒子的皮帶束住。燭光黯淡，他的樣子又污穢不整，自然看不清楚。但依我們所看得出的，我們知道他是中等身材，狀貌平庸，強壯的脖子跟肩膀，帶圓形，頑強的頭顱，鬆脆蜷曲的短髮，明澈而活動的藍睛，優美的額跟嘴，俗不可耐的鼻子——好像一個心

力強健的嬰孩的鼻子。他的舉止有一種軍人式的便捷，精力充足。他雖然在危難之中，仍然保持他的鎮靜——鎮靜之中還夾着一點風趣。但他對於現在所處的地位並沒有以兒戲視之，他不肯把機會輕易丟去。他把拉伊娜看了一眼，把她的年紀，社會上的地位，性情，以及她受驚的程度估量一下。他現在比較客氣一點，但口氣更加堅定，繼續的說道：「對不起，驚擾了你。你看我的服裝，曉得這是塞爾維亞的。如果我給他們抓住，我是活不成的。」（堅決的說）「你明白了嗎？」

拉 明白了。

男子 能够不死，我總是不肯死的。（更爲堅決）「你明白了嗎？」（他拍達一聲把門鎖了。）

拉 （不屑的樣子。）「自然了，你是不願死的。」（她擺出莊嚴的架子，對他熟視，語氣加重的說。）「我知道，有的兵是怕死的。」

男子 （冷冷的，不在意的。）「所有的兵都是怕死的，親愛的女士。這是實話。我們的責任是能够活到什麼時候，便活到什麼時候，能够殺多少敵人便殺多少。聽着，你如果喊起

來——

拉——（截斷他的話。）你便開鎗，你怎麼曉得我怕死呢？

男子——（伶俐得很。）呀，如果我不殺你，結果便怎樣呢？你們的騎兵——你們軍中的壞

蛋——一定要衝進你的房間裏來，把我當豬羊般的宰殺。我是要發狂般跟他們拚命。

他們別想把我帶到街上去取樂。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你是不是預備就穿這一點

衣服會見這些客人嗎？（拉伊娜驟然覺悟身上只有一件睡衣，不禁一縮，把睡衣收收

緊。他望着她，毫不留情的說。）這件衣服太單薄點罷。（她轉身向那張榻。男子連忙舉

槍，叫道。）住！（她便停住。）你打算到那裏去？

拉——（忍耐中有不屑的神氣。）我不過去拿我的大衣。

男子——（疾奔到榻邊，把大衣抓起。）這個法子到不錯。這件大衣還是留在我這裏。你可

以自己留意，別讓人家進來看見你身上沒有外衣。這個武器比手槍好多了。（他把手

鎗丟在榻上。）

拉（鄙夷狀）這不是士君子的武器！

男子 爲救死起見，用這個武器來對付你，我看很不錯。（彼此互看了一會，拉伊娜想不到就是一個塞國的軍官能夠這樣的自暴自棄，這樣的缺乏武士道。街上又是一排鎗聲，他們喫了一驚，死的恐怖使那個人的說話聲音驟然降低。）你聽見了沒有？你如果把那般流氓帶進來害我，你就得穿這件衣裳見客。（拉伊娜鄙夷不屑的注視他的臉。他忽然一驚，靜聽外面有腳步聲。有人轉動門扭，繼之以急迫的敲門聲。拉伊娜屏息的望他看，他把頭望後一擺，表示絕對沒有希望了。他本來裝出用以威脅她的態度現在拋開了。他把大衣擲給她，很誠懇很和氣的說。）沒有用，完了。快把大衣穿上，他們進來了！

拉（連忙接住大衣。）啊，謝謝你。（她把大衣穿上，心裏一鬆。他把劍拔出來，轉向門口，提劍等着。）

羅（在外敲門。）小姐，小姐！趕快起來，把門開起來。

拉 (很擔心的樣子) 你打算怎樣?

男子 (咬緊牙根) 不要緊, 你讓開一點, 一會兒就完了。

拉 (熱烈的說) 我來幫你忙, 躲起來, 趕快躲起來, 躲在窗帷後。(她抓住他的破袖子,

把他拉向窗門那裏)

男子 (由她擺佈) 如果你能夠不慌, 還有半個機會, 記住, 十個兵中有九個是天生的

傻子。(他躲在帷後, 又伸出頭來說最後一句話) 如果給他們找着了, 我決計跟他們

拼命——跟他們惡鬥一場。(他躲起來, 拉伊娜脫下大衣擲在床尾, 於是她裝出渴睡

中被擾的神氣把門開起來, 羅卡慌張的跑進來)

羅 他們看見一個人攀援水管爬到你的涼臺上——據說是一個塞爾維亞人, 兵士們要搜尋他, 他們喝醉了, 怒氣汹汹, 野蠻非凡, 太太叫你趕快穿起衣服來。

拉 (裝出受擾而不高興的樣子) 我不答應他們到這裏來搜索, 爲什麼放他們進門?

客 (急急而入) 拉伊娜, 吾愛, 你沒有事罷? 你有沒有看見什麼人, 聽見什麼聲音嗎?

拉 我聽見鎗聲那些兵士不至於擅自進這裏來罷？

客 我碰到一位俄國軍官，他認識塞其曷史，謝謝上帝。（向門外的人說話。）先生，你可以進來了！我的女兒已經預備好了。

（一個青年的俄國軍官，穿着保加利亞的制服，手中提着劍，走進來。）

軍官 （油滑的謙恭，生硬的軍人態度。）晚安，我的好小姐，對不起得很，我們驚擾了你，但是涼臺上有一個逃兵躲着，請你跟令堂大人暫時退出，讓我們搜一搜，好罷？

拉 （發脾氣。）那有這個話，你看涼臺上並沒有人。（她把百葉窗推開，自己背向窗帷，適當那個人躲藏的地位，手指着滿是月光的涼臺，兩三聲槍聲，就發於窗下，一個槍彈把拉伊娜對面的玻璃打碎了。拉伊娜眼睛一霎，倒抽一口氣，但仍站在原位。客色林叫起來，那個軍官奔到涼臺上。）

軍官 （站在涼臺上，對下面街上狂暴的喊道。）喂，不許開鎗，你們這般傻子，聽見了沒有！不許開鎗，該死的。（他望着底下怒目而視，於是回過頭來向拉伊娜，恢復他的謙恭。）

也許有人偷偷跑進來，你沒有覺得你是不是已經睡着了？

拉 不，我還沒有去睡呢。

軍官（作不耐煩狀，回到室內。）你們的鄰人見神見鬼，到處都看見塞爾維亞的逃兵。

（很恭敬的。）好小姐，萬分的抱歉再會。（對她一鞠躬，拉伊娜冷冷的頷之。對客色林

又是一鞠躬，客色林跟他出去。拉伊娜把百葉窗關起來，回過身來看見羅卡站在那兒。

羅卡自始至終冷眼旁觀。）

拉 羅卡，兵士沒有去之前，不要離開我的母親。（羅卡對拉伊娜看了一眼，對榻上，對窗

帷看了一眼，偷偷的努努嘴，自己好笑，走出。拉伊娜跟她到門口，把門砰的一聲關起來，

狠命的把門一鎖。那個人立刻從帷後走出，把劍收進鞘內，很輕快的把恐懼心丟開一

邊。）

男子 好險呀！但是失之毫釐就無異差以千里。親愛的年輕女士，我是你誓死不變的僕

人。爲你的緣故，我懊悔當初不曾加入保加利亞軍隊而投進塞爾維亞的軍隊。我並不

是塞爾維亞本國人。

拉（高傲的樣子。）我知道，你是奧國人。奧國人在後曠使塞國人來剝奪我們國家的自由，而且要我們供給軍官，替他們帶領軍隊。我們痛恨這般奧國人！

男子 奧國人！我並不是奧國人。不要恨我，親愛的小姐。我不過是一個瑞士人，我是受人家僱傭以兵爲業的。我加入塞國，是因為塞國地方較近便點。不要太苛刻，我們不是已經給你們打得七零八落嗎？

拉 你還說我苛刻嗎？

男子 那裏！你是慷慨極了！——英雄極了！但我還沒有脫險呢。這一陣搜索一會兒就過了，但今夜他們一定還要斷斷續續的鬧個一晚，過一會外面稍爲冷靜時，我得乘機離開此地。我再在這裏等個一兩分鐘，你不以爲意嗎？

拉 不要緊。你還要冒險出去，我很替你擔心。（指榻上。）你不妨坐——（他的話中斷，她看見榻上的手槍，不覺失聲而呼。他心神未定，像一匹受驚的馬，嚇了一跳。）

男子（愠怒）不要這樣子的恐嚇我。到底有什麼事？

拉 你的手鎗！始終很顯露的放在那裏，就在那個軍官眼睛之下，好險！

男子（無故受驚，心中不快）哦，就不過這樣嗎？

拉（很傲慢的對他看，愈加的看不起他，覺得他這個人很易與）對不起我使你受驚。
（她拿起手鎗遞給他）請你拿去，可以防備我。

男子（聽見她的譏諷，很疲弱的笑一笑，把手鎗接住）沒有用處，年輕的小姐，裏頭沒有東西，沒有裝彈子。（他望着手鎗，聳一聳眉，裝出很鄙夷的神氣，把手鎗放在盒裏）

拉 那麼，裝起彈子來呀。

男子 我身上沒有火藥。打仗時彈子有什麼用處？我總是帶巧古力來代替彈子。昨天我把最後的一塊吃了！

拉（平素對於好漢的觀念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巧古力！你在戰場上還像小孩一樣，袋裏塞滿了糖菓嗎？

男子 是的，不是很可鄙嗎？

（拉伊娜說不出話，對他瞪視。於是她很鄙夷的走到櫥子那裏，拿了一個糖菓盒子回來。）

拉 請罷對不起，我吃了許多，只剩這一點。（她把盒子遞給他。）

男子 （如餓虎般。）你真是一個安琪兒！（把糖菓狼吞虎嚥的吃下去。）是奶油妙極了！（他很急切看看盒子裏還有沒有，知道沒有了，他很安命的就算了。）親愛的小姐，天保佑你，你要曉得一個人是不是老兵，只要看他的手鎗袋跟火藥盒，凡是新兵總帶着手鎗跟火藥，老兵帶的總是零食，謝謝你。（他把盒子還給她，她很不屑的從他的手裏攫取過來，隨手丟去，她表示不耐狀，舉動燥急，使他又喫了一驚。）唉！不要這樣倉皇，好小姐，不要因為我方纔嚇了你借此報復。

拉 （高傲狀。）嚇了我！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我雖然是一個女子，我的勇敢並不讓於你。
男子 不錯，你沒有在炮火之下作戰了三天，兩天我還勉強受得住，三天則世上沒有人

能够吃得消。我現在是跟一隻老鼠一樣的膽小。（他坐在榻上，兩手扶頭。）你要不要我哭給你看？

拉（連忙說）不要。

男子 你只要自居爲保姆，把我當一個小孩般的責罵。假使我現在是在軍營中，他們一定要跟我大開頑笑。

拉（有一點感動）可憐。我不罵你。（聽見她同情的口氣，抬頭望她，露出感激的樣子。她連忙板起臉來，冷冷的說道。）恕我冒昧，我們的兵不是這個樣子。（她離開榻邊。）

男子 沒有這個事，他們也是這樣。世上只有兩種兵，一種是老兵，一種是新兵。我已經當了十四年的兵。你們的兵士，有一半還沒有聞過火藥的氣味呢。你知道爲什麼你們把我們打敗了。完全是由於不諳戰術的緣故。（憤憤然）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外行的軍人。

拉 哦，把你們打敗了就算是外行嗎？

男子 啊，不是這樣說。你想，帶了一隊騎兵向一列的機關槍衝上去，明知道對面一開鎗，五十碼之內休想有一兵一馬能夠近前，這也算是內行嗎？當時我看見這個情形，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拉 （她的高興，她的英雄的夢又恢復回來，很熱烈的面向他。）你看見了那個馬隊的衝鋒嗎？啊，告訴我罷。把詳情說給我聽。

男子 你從沒有看過馬隊的衝鋒嗎？

拉 我從何看見？

男子 哦，也許沒有——自然沒有很好頑的。好比抓一把豆望玻璃窗上一擲。頭一顆先到，接着又是兩三顆，最後好幾顆一陣子同到。

拉 （睜大眼睛，兩手交握着舉起來，如醉如癡的。）啊，頭一個！——勇士中的勇士！

男子 （殺風景！）哼！你沒有看見他那狼狽的樣子，拚命的把馬勒住。

拉 爲什麼要把馬勒住呢？

男子（對她無意識的問句表示不耐狀。）你還不知道嗎？他管不住他的馬，自然是爲這個緣故。你以爲他願意比別人先到，有意去送命嗎？隨後大家都到了。那般新兵魯莽熱烈，可以一望而知。老兵團結一起，跟在後頭。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不過是一種槍彈，打仗是沒有用處的。他們的傷大都是膝蓋受創，這是由於他們座下的馬撞在一起的緣故。

拉 嘿！我不信那個爲首的人是個懦夫，我相信他是個英雄！

男子（半談諧的。）你如果看見他今天衝鋒的樣子，你一定這樣說。

拉（喘息。）啊，對了！告訴我，告訴我他怎樣。

男子 他那副神氣正像劇中的歌者——面目端整，風度翩翩，一雙神彩奕奕的眼，一副漂亮的鬚鬚。他一聲吶喊，像一個吉訶德先生向風磨衝鋒一樣，我們望着他放聲大笑。我們的軍曹面如死灰跑前來告訴我們說他們送來的火藥尋錯了一種，在十分鐘內我們莫想開火。我們一聽見了這句話，欲哭不能。我雖然曾經逢到一兩回危險，從來沒

有這樣狠狠過。而且我連手槍的彈子都沒有——身上只有巧古力，也沒有刺刀——什麼都沒有。他們自然把我們殺得七零八落。而那位吉訶德先生像一個軍樂隊長，在那裏手舞足蹈的自鳴得意。他自以為幹了一件極聰明的事，其實他應該受軍法裁判。自古以來戰場中的傻子，要以他為最膽大妄為了。他和他的聯隊的行動無異自殺，只僥倖手槍沒有命中。

拉（深為不悅，仍然忠於她的理想。）真的嗎？你如果再看見他，你還能認得他嗎？

男子 我永遠不會忘了他。（她又走到櫥邊，他望着她的行動，盼望她再有什麼東西給他吃。她把架子上的照片取下，交給他。）

拉 這就是你所說的那位先生——一個愛國英雄。我的未婚夫。

男子（看照片。）萬分的抱歉。（望她。）你引誘我說了許多話，未免太不公平了。（又對照片看了一眼。）是的，就是他，決不會錯。（他幾乎笑出來，勉強抑住。）

拉（很快的說。）笑什麼！

男子（忸怩，但仍忍俊不禁。）我並沒有笑，真的沒有笑。無論如何，我並沒有故意笑。但
是我一想起他那種樣子，向風磨衝鋒而自以為幹了一件最出色的事——（強抑笑
聲而噙。）

拉（嚴厲得很。）把照片還給我，先生。

男子（誠心的懊悔。）自然，自然。我實在萬分的抱歉。（她故意的把照片在唇上親一
親對他熟視一下，然後回到櫥邊，把照片放在原處。他跟在後面，謝罪。）也許是我錯了。
一定是我錯了。他大概早已聽見火藥的事情，明知道沒有危險。

拉這不是說他是一個釣名沽譽的懦夫嗎？你先前還沒有敢說這句話。

男子（表示灰心，態度可笑。）跟你說是沒有用的，親愛的小姐。我不能使你用軍人的
眼光來看這件事。（他回身向榻走，忽然遠處又聽見槍聲。）

拉（看見他靜聽槍聲，很嚴厲的說。）這樣，於你是再好沒有了。
？

拉 你是我的仇敵，你又在我掌握之中，假使我是一個軍人，你想我應該怎樣對付你？

男子 啊，不錯，親愛的女士，你總是對的，你待我何等的好，到死我不會忘記那幾塊奶油
巧古力，你那種舉動不是軍人的，是天上安琪兒的。

拉 （冷冷的。）謝謝你。現在我要做一個軍人的舉動，你對我的未婚夫說了那幾句話
後，我不能容你在這裏。我要先到涼臺上去看看，你現在爬下去有沒有什麼危險。（她
轉身向窗。）

男子 （變色。）叫我緣那個水管爬下去住！等一等！我做不到！我沒有這個膽量！只要想
起這個，我的頭就覺得昏眩。剛纔逃命時爬上來倒也很快，不覺怎樣。現在叫我平心靜
氣的爬下去！——（他坐於榻上。）萬萬做不到。算了罷。你可以叫人。（他垂頭喪氣，兩
手扶頭而坐。）

拉 （為憐憫心所融化。）唉，不要這樣氣餒。（她帶着母性的仁慈，俯臨於他上面，他儘
在搖頭。）啊，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軍人——巧古力軍人來，不要這樣灰心。你要曉得

與其束手就縛，何如冒險爬下去。

男子（她的語調有一種催眠的力量，他如在夢中的說。）不對，束手就縛，結果不過是死。死就是睡——啊，睡呀！睡呀！睡呀！安安靜靜的睡呀！爬下水管要努力，要用心思！還是死好，好十倍。

拉（依着他的倦乏的音節，輕輕的，用驚奇的口氣跟他說。）你竟這樣子的渴睡嗎？

男子 從戰事開始後，我從沒有好好的睡過兩個鐘頭。我是在參謀部裏服務，你大概不懂這句話裏的意義。我有三十六點鐘沒有閉過眼。

拉（發急。）那麼叫我怎樣處置你呢？

男子（搖搖不定的站起來。）我自然總要揀一條路走。（自己振撼自己的身體，提起精神，提起勇氣自言自語道。）你聽着，不管有睡沒有睡，疲倦不疲倦，肚裏餓不餓，一件事非做不可，你沒有做不到之理。那個水管，非爬下去不可——（以手擊胸，繼續道。）——你聽見了沒有——你這個巧古力軍人？（他轉身向窗。）

拉（爲他擔憂。）如果你跌下去那怎麼辦？

男子 那麼我將睡在石地上，好比睡在鳥毛的床上一樣。再會。（他大膽向窗走去。他的手剛放在百葉窗上，底下街上忽然又是一陣驚人的槍聲。）

拉（衝過去。）住！（她抓住他的肩膀，使他轉過身來。）你這樣子要給他們打死。

男子（冷靜，但仍很注意她的話。）不要緊。這種事在我日常生活中是免不了的。我終須冒險一試。（下決心。）現在你依我的話做。把蠟燭滅掉。我開百葉窗時，他們方不至於看見這裏的火光。無論如何不要立在窗口。如果我給他們看見了，他們一定要對我開槍。

拉（攀住他。）你一定會給他們看見，你看月光多麼亮。讓我來救你罷——你爲什麼這樣的漠不關心呢？你要我救你，是不是？

男子 我實在不願意太過麻煩人家。（她發急把他狠命的振撼。）老實說我並不是漠不關心，親愛的小姐。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拉 請你不要站在窗口。（她把他引到房間的中心，他毫無抵抗跟她走，她放手，用一種長者的口氣對他說。）你聽，你可以信任我們，暫住在這裏，你還不知道你現在是在誰的家裏，我是一個佩脫考夫。

男子 什麼？

拉 （有些憤怒。）我說我是佩脫考夫族中的人，在保加利亞要算最富裕，最有名的一族。

男子 哦，是的，是的，請你原諒，佩脫考夫，對了，我真是一時糊塗！

拉 你明明到這一分鐘方纔聽見佩脫考夫這個名字，你爲什麼假裝知道。

男子 對不起，我實在太疲倦，不能思索，你又忽然換一個題目，叫我如何能夠應付，請你不要責備我。

拉 哦，我忘了，你會哭的。（他很莊重的點點頭，她撇着嘴，於是她又恢復她那保姆的態度。）我父親在我們軍中的職位比無論那一個保加利亞人都高，他是一個少校（很

得意的樣子。)

男子 (假裝驚嘆的樣子。) 少校! 你想是一個少校!

拉 你看見這裏只有我們的房子有兩層窗，你便以為必須爬上涼臺，不知道房子裏面有梯子可以上下。這一點你却弄錯了。

男子 梯子! 真是好極了! 你們的生活真是奢侈得很，親愛的小姐。

拉 你知道圖書室是什麼嗎?

男子 圖書室? 一房子的書。

拉 對了，我們有一個圖書室，在保加利亞是獨一無二的。

男子 真的一個圖書室嗎? 我真想見識見識。

拉 (矜持狀。) 我告訴你這些東西，使你明白，你不是在無知的鄉下人的家裏，一看見你的塞爾維亞的制服便殺死你，我們是文明的人。我們每年到 Bucharest 去聽歌劇。

我在維也納曾住過一個月之久。

男子 我早就知道。我一看見你便知道你是見過世面的人。

拉 你沒有看見過 Fernani 的歌劇嗎？

男子 是不是裏頭有一個穿紅絨衣服的魔鬼，還有一隊兵士的唱班。

拉 （鄙夷狀。）不對！

男子 （倦極而打呵欠，強抑住。）那麼我不曉得。

拉 我以為你應該還記得 Fernani 逃命那一段的情景。他正像你今晚的情形一樣，有

敵人在後追逐。他逃到一個 Castile 貴族的堡裏，不料這個貴族就是他的深仇。貴族不肯把他送出去，因為客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男子 （忽然蘇醒了一點。）你們也有這種觀念嗎？

拉 （莊嚴的樣子。）我的母親跟我都了解你所謂的『這種觀念』。如果當初你沒有用手槍來嚇我，奔投到我們這裏求我們的保護，你將安如泰山，好比住在你父親家裏一樣。

男子 真的嗎？

拉 (作不耐狀，轉身。) 跟你說不明白。

男子 不要生氣，你知道我所處的地位，一步都錯不得的。我的父親是很好客的，他有十家旅館在他管理之下。但我還不敢完全信任他。你的父親怎樣呢？

拉 他現在不在家裏，在 *Sivmitza* 爲國家打仗。我可以擔保你的安全。我們可以握手爲約。這樣子你放心了嗎？(她伸出她的手。)

男子 (望着自己的手，猶豫不決。) 不要跟我的手接觸罷。我得先洗洗手。

拉 (感動。) 謝謝你的好意。你倒是一個秉禮君子。

男子 (不懂。) 什麼？

拉 你不要以爲我覺得奇怪。真真是上等社會的保加利亞人——像我們這種地位的人——

人——差不多天天洗手。但我領受了你的禮意。你不妨握我的手。(她又伸出手來。)

男子 (兩手放在背後，以口親之。) 謝謝你，仁愛的小姐。我現在覺得十分安穩了。你現

在似乎可以把這個消息，告訴你的母親。我祕密的躲在這裏，時間過長，似乎不大妥當。

拉 那麼我去了，你要安安靜靜的在這裏候我。

男子 自然。（他坐在榻上。）

（拉伊娜走到床邊，把皮大衣披在身上。他的眼睛閉了。拉伊娜向門走去，回過頭來對他再望一望，看見他要睡着了。）

拉 （在門口。）你沒有睡着嗎？（他嘴裏咕嚕幾聲，不知說的什麼。她跑過來，振撼他的身體。）聽見了沒有？快醒，你要睡着了。

男子 唔睡着——沒有，沒有這事。我不過是在想不要緊，我一點不渴睡。

拉 （嚴厲得很。）我走開時，請你站着。（他勉強站起。）一直站着，不要忘了。

男子 （搖搖不定的站着。）一定的，一定的，你可以放心。（拉伊娜很狐疑對他看他，他憨笑。拉伊娜勉強強的走出，到門口時又回頭看他。他打呵欠，幾乎給她捉住。她走出。）

男子 （倦極欲睡。）睡呀，睡呀，睡呀，睡呀，睡呀，（聲音漸低漸弱幾不可辨。將睡着了，身

體往前傾跌，又驚醒了。）這是什麼地方？我要曉得這是什麼地方？萬萬不可睡着。只有危險能够使我不睡——記住——（專心致意。）危險，危險，危險，危險，危險——危險在那裏？一定要找到他。（他茫茫然在房裏亂闖找危險。）我找什麼睡？危險，到底找什麼我也不知道（他撞在床上。）啊對了，我知道了，現在好了，我是要上床，但不可以睡着——萬萬不可睡着——因為有危險，也不要睡倒，只可以坐着。（他坐於床上，面上現出一種安樂的神情。）啊！（如釋重負的吐一口氣，仰身睡倒，最後再努力一下，把一雙着靴的脚舉起放在床上，立刻熟睡。）

（客色林進來，後面跟着拉伊娜。）

拉 （對榻上一望。）他不見了！我去時他還在這裏。

客 這裏！一定從這裏爬——

拉 （看見他。）啊！（她手指他。）

客 （氣極了。）好！（她大踏步走到床的左邊，拉伊娜跟她走，站在床的右邊面對着客）

色林。（他睡得很熟。這個混帳東西！

拉（很擔心的樣子。）噓！

客色林（振撼他的身體。）喂，先生！（更用力的振撼他。）先生！（拚命的振撼他。）先生！

拉（拉住她的臂。）媽媽，不要這樣。這可憐的孩子已經倦乏不堪。讓他去睡罷。

客（放了他，驚異的回頭對拉伊娜。）可憐的孩子！拉伊娜！（她嚴厲看她女兒的臉。那個男子仍舊在熟睡中。）

第二一幕

一八八六年三月六日。佩脫考夫少校家裏的園中。春天的早晨，天氣晴朗。園中的景色美麗而且鮮明。柵外看得見尖塔的頂，由此曉得那邊一定有一個小鎮在山谷之中。再過去幾英里，我們的眼界給巴爾幹諸山所擋住。在園的右方看得見房子的側面，有一個門通於園中，門口有幾層石階。園的左方有一所馬廐，馬廐的門就對着花園。沿着房子跟柵欄邊種了不少的短矮的果樹，樹上晾了許多洗淨的衣服。房子旁邊有一條路，在轉角處有兩層階級，到了房子前面這條路便看不見了。在園的中

心有一張小桌子，兩張曲木椅子。桌子上放着早餐的陳設，一隻土耳其的咖啡壺，幾隻杯子，幾塊小麵包等。杯子是已經用過了，麵包也碎了。靠左方的牆上放着一張花圓的椅子。

羅卡嘴裏嚼一支香烟，站在桌子跟房子之間。一個男僕人正在對她發議論。她憤怒中夾着鄙夷不屑的神氣，以背向他。男僕是個中年的人，脾氣和平，思想雖然卑下，智力卻很銳利。他有一種僕人的知足心，他自己覺得在傭僕中的地位較高，頗以爲榮。他對事計劃周詳，實事求是，不依空想。他穿着保加利亞裝的短衣，邊上鑲花紋。披着肩巾，穿寬大的短褲，上有有花紋的裹脛布。他頭髮剃到頭頂上，因此有一種日本式的額。他的名字是尼可拉，

尼可拉 羅卡，你再不聽我的警告，後悔無及。你這種舉動是不行的。我曉得東家的脾氣。她自視甚高。她萬萬想不到她的僕人敢對她無禮。如果她知道你故意的跟她作對，她一定要叫你走。

羅 我是跟她作對，我要跟她作對。我何愛於她？

尼 你如果跟這家鬧翻了，我是不能娶你的。這個等於跟我鬧翻了一樣！

羅 哦，你倒幫她跟我爲難嗎？

尼 （恬靜的。）我永遠要靠他們的照顧。我離開這裏到梭非亞去開店時，他們的照顧可以抵一半的資本，他們說一句壞話，可以使我破產。

羅 你這個人一點骨氣都沒有。他們敢說我一句嗎？

尼 （憐憫狀。）我想不到你竟這樣糊塗。但你的年紀還輕，你的年紀還輕。

羅 不錯。我年紀輕。你不是更歡喜我嗎？我雖然年紀輕，他們家庭裏有幾個不可告人的祕密在我手裏。看他們敢跟我決裂！

尼 （高傲中夾着憐憫心。）如果他們聽見你這樣子放肆，你想他們將如何對付你？

羅 他們有什麼方法可想？

尼 說你造謠言，把你辭掉。以後你說的話，有誰來相信你？以後誰肯雇你在這裏服役的

人有誰敢公然跟你來往？你的父親的小小的田地能够保持多久？（她不耐煩的把香煙頭丟在地下，又用腳去踐踏他。）孩子，你不知道這般貴人對我們這般人的權力之大。我們想從窮苦中起來跟他反抗，那裏敵得過他們。（他走到羅卡身邊，輕輕的說。）你看我罷，在他們家裏做了十年了。你以爲我對於他們的祕密一無所知嗎？我知道太太有許多事情萬萬不肯讓老爺曉得。老爺也有幾件祕密在我手裏。如果我到太太面前曉舌，那麼老爺在半年之內將不得安寧。拉伊娜的事我也曉得一點，她和塞其曷史的親事會破裂，假使——

羅（疾視他。）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告訴你過！

尼（張眼作狡獪狀。）啊，這就是你的小祕密嗎？我早就料到不過是這類的事。你還是聽我的話，對主人恭敬一點。這樣子太太覺得不論你知道不知道他們的事，他們總可以相信你能够守口如瓶，忠心服侍他們。這是他們所歡喜的。這樣子你能够得到他們的好處。

羅 (深刻的鄙視他。) 尼可拉，你真是一個天生的奴才。

尼 (不以為意。) 是的，這是僕人成功的祕訣。

(左邊木門上，外面有人用鞭柄敲門，聲音很響。)

外面男子的聲音 喂！喂！尼可拉！

羅 是老爺！從前敵回來！

尼 (急忙的說。) 我告訴你，羅卡，戰事已經停止了。快去弄一點新鮮的咖啡來。(他自

己跑到馬房裏去。)

羅 (把咖啡壺跟杯子放在盤上，帶到屋內。) 你莫想把奴僕的精神灌輸給我。

(佩脫考夫少校從馬廐裏走進來，後面跟着尼可拉。他是五十歲左右的人，天性高興，容易激動，狀貌平庸，舉止粗俗。他除了他的進款及他在本城的地位外，沒有什麼大志，本性如此。此刻因為戰事的關係，他得到軍職，自己很得意。他在本城是個要人，所以能够得到這個職位。塞爾維亞的侵略把保加利亞人愛國的熱血都鼓動起來。在戰爭中

他的熱狂總算把他支持過去，但是現在戰事完了，又回到家裏，他很快樂。

佩 (用鞭指桌) 就在外面用早餐嗎?

尼 是的，先生。太太跟小姐剛剛進去。

佩 (坐下，取一麵包) 進去告訴他們，我已回來了，帶一點新鮮的咖啡出來。

尼 就來了，先生。(他向房子的門走去。羅卡手裏拿着一個盤，上面放着新鮮的咖啡，一個乾淨的杯子，還有一瓶白蘭地，在路上碰到他。) 你告訴了太太沒有。

羅 告訴了，她就要來了。

(尼可拉進屋。羅卡把咖啡放在桌上。)

佩 塞爾維亞人沒有把你帶走嗎?

羅 沒有，先生。

佩 很好，你有沒有把可宜牙克〔酒名〕帶來?

羅 (把瓶子放在桌上) 這裏，先生。

佩 很好。（他倒一點於咖啡裏。）

（客色林從屋內走出。時間還早，她只草草的梳妝了一下。她身上是一件紅色的梳妝長衫，本來很鮮豔的，現在已經退色了。她的烏黑的厚髮上繫了一條有色的手帕。她赤着脚穿着土耳其的拖鞋。在這種情形之下，仍然很好看，很大方。羅卡進屋。）

客 我的親愛的保羅，真是想不到。（她在椅背後俯身吻他。）他們有沒有弄新鮮咖啡給你？

佩 有的，有羅卡服侍我。戰爭已經終止了。三天前在 Bucharest，已經把和約簽好了。解散軍隊的命令昨天下來。

客 （挺身，目光奕奕的。）戰爭完了！保羅，是不是奧國人逼迫你講和？

佩 （柔順的樣子。）我愛，他們並沒有請教我。叫我有什麼法子？（她坐下，掉頭不顧。）但是條約是很體面的，這一點我們很留意講和——

客 （氣極了。）講和！

佩（慰解她。）——但不是友誼的關係，你要曉得，他們要把這一項放進去，我堅執要
把他刪去。此外我還有什麼法子呢？

客 你應該把塞爾維亞滅去，使亞立山大王做巴爾幹諸國的皇帝。如果是我，我一定要
這樣辦。

佩 吾愛，一點也不錯。但這樣子非先滅奧國不可。那麼我們將不免離別太久。我在前敵
很思念你。

客（色霽。）呀！（伸出手來越過桌面，很親熱的緊握他的手。）

佩 你近來身體怎樣，吾愛？

客 還是那個老不肯好的喉痛，此外沒有什麼。

佩（自信甚堅。）這是由於你天天洗脖子的緣故。我告訴你多少次了。

客 胡說，保羅！

佩（一邊抽煙，喝咖啡，一邊說。）我不贊成過度的實行這般新式的花樣。這樣子的洗

個不歇，於身體一定不相宜的，我看未免太過矯揉做作。在 *Philippopolis* 有一個英國人每天早晨起來用冷水澆身。怪脾氣！這種花樣都是從英國來的。英國的天氣使他們身體懨懨，不能不時時刻刻洗身。你看我的父親，他生平沒有洗過一回澡，但他活到九十八，在保加利亞可以算得一個最康健的人。爲體面起見，每禮拜洗一回澡我也不反對。但天天洗澡就未免太過頭了。

客 保羅，你究竟還是一個野蠻人。你在那般俄國軍官面前，我希望你能够自知謹慎。

佩 我已經竭力矜持，我還使他們知道我們家裏有一個圖書室。

客 呀，但你沒有告訴他們圖書室裏有一個電鈴？我新近裝了一個。

佩 什麼是電鈴？

客 你把一個扯子一捺，廚房裏便叮叮響起來，於是尼可拉來了。

佩 爲什麼不喊他來呢？

客 文明的人從來不大聲呼喚傭人的。你不在家時，我聽見人家說的。

佩 我也學到一件事我來告訴你。文明的人在客人看得見的地方從不把衣服掛出來

晾的。所以你還是把這些（指樹上的衣服）衣服收起放在別處。

客 那有這個話，保羅。我不信真真上等人會注意這種地方。

（馬廐大門外面有人敲門聲。）

佩 那是塞其曷史。（大聲呼喊。）喂，尼可拉！

客 唉，保羅，不要大聲叫人。實在不大文雅。

佩 胡說！（叫得更響。）尼可拉！

尼 （現於房子的門口。）是，先生。

佩 如果是沙拉諾夫少校來，你把他領到這邊來。（他把第二音重讀——Sarahnoff）

尼 是，先生。（他走向馬廐去。）

佩 吾愛，你去跟他談話，等到拉伊娜來再交給拉伊娜。他怪我們不升他的官，刺刺不休，

我實在聽厭了。他要升到我的頭上，你曉得嗎？

客 等他跟拉伊娜結婚時，你們應該升他的職位。而且我們國家應該堅持至少要有一個本國人的將軍。

佩 是的，這樣子使他能够把一旅的兵犧牲掉，他本來只能夠犧牲一聯隊的兵。這是不行的，吾愛。非等到我們確實知道永久沒有戰事，他是莫想能夠升官的。

尼 （在大門口報告。）塞其曷史沙拉諾夫少校！（他進屋，帶一張椅子出來放在桌邊。於是他退去。）

（沙拉諾夫少校就是拉伊娜屋內那張照相的本人。他是一個身材很高，性情浪漫的美男子。他能耐勞苦，性子剛烈，富於幻想，正像一個野性未除的山中的土酋。但他的儀表不俗，卻又是文明人的風格。他的眉毛彎彎像羊角的形狀，繞於額骨的兩端。他的眼光銳利，一絲都不放過。他的鼻子，鼻梁高，鼻孔大，但尖銳，瘦削，而靈敏。他的下頰顯出他的剛強的性格。這幾個特點很像巴黎時髦社會中的人物。總而言之，這個聰明，富於想像的野人有很銳利的批評的智力。自從西方的文化到巴爾幹後，他的智力因新的接

觸而起強烈的活動。其結果正等於十九世紀思想新到英國變為拜倫主義。他有很高的理想，不但別人不能達到，他自己也不能達到，因此而鬱鬱不樂，因此對於人類發生一種玩世不恭的譏蔑的態度。他對於他自己的理想深信不疑，世人違背這種理想，在他看來真可以證明世界的卑鄙。他的觀察敏銳，在人世中間無時無地不發現人類的弱點，因此裝出一種畏避的樣子，譏諷的神氣。因為上述種種的原因，他得到了一種半悲哀半譏諷的態度，一種神祕的憂鬱，好像他的已往的生活中曾經發生過可怕的悲慘的事情，使他抱恨無窮。Child Harold所以能够顛倒同時代的英國老太太者就是靠這一點。總之，拉伊娜心目中的英雄正是如此。客色林的高興，正不減於拉伊娜，她的表情則更有甚於拉伊娜。塞其曷史進大門時，她一團高興的站起來去招呼他。佩脫考夫却不肯為他而無事自擾。

佩 你已經來了嗎，塞其曷史。高興得很，又看見你！

客 我的親愛的塞其曷史！（她伸出兩手）

塞 (很恭敬的親她的手) 我的親愛的母親，你許我這樣稱呼嗎？

佩 (冷冷的) 丈夫，塞其曷史，是丈夫！坐下，喝一點咖啡罷。

塞 謝謝你，我不要喝。(他看見佩脫考夫對於飲食那樣高興，有點不屑。他離開桌子，倚於階級的闌干上，裝出一種閒雅的姿勢。)

客 你真是好看極了。這一次的戰事後你比戰前更加進步。大家都爲你顛倒。我們對於你那個勇壯的馬隊衝鋒真是高興得手舞足蹈。

塞 (冷冷的帶着自嘲的口氣) 馬丹，我的軍事的名聲發生於這一役，也毀滅於這一役。

客 怎麼說？

塞 我用錯誤的方法打了勝仗，我們的能幹的俄國軍官用正當的方法打了敗仗。這樣子他們通盤的計劃給我打破了，他們自尊的心給我所傷了。他們的兩個聯隊長依正確的軍事學的原理給人家打退了。還有兩個少將完全依軍事規則送了兩條命。那兩

個聯隊長現在升做少將了，而我仍舊是一個簡單的少校。

客 塞其曷史，你不會老在這個地位。我們女人們都要幫你的。我們一定不讓你受委曲。

塞 沒有用，已經太遲了。只要和約一成，我就上辭職書。

佩 （喫了一驚，把手中杯子掉下來。）辭職！

客 呀，你一定要收回這個意思！

塞 （堅定而嚴重的口氣，兩臂交叉。）我從來不收回我的話！

佩 （煩惱。）誰料得到你會有這種舉動？

塞 （熱烈的。）凡知道我的人，都料得到好了，不必再談我的事了。拉伊娜近來怎樣，她

在那裏？

拉 （忽然在轉角處出現，站在路上石階的最上層。）拉伊娜在這裏。（大家的目光都

注在她身上。她的樣子真好看極了。她裏面穿着一件淡綠色的綢衣，外面披着一件薄
薄淡褐色，繡金的粗布外衣。她頭上戴着一頂很好看的金飾的弗立及亞帽子。塞其曷

史喜極而呼，熱烈的走前去迎她。她伸出她的手，塞其曷史武士式的跪下一腿，親她的手。

佩（得意洋洋，一種父母的驕矜露於面上，輕輕的對客色林說。）好看極了，你說對嗎？她總在最適當的時候出現。

客（不耐狀。）是的，她早就在那裏偷聽。真是一種壞脾氣。

（塞其曷史領拉伊娜前來，執禮甚恭，好像她是一位皇后樣子。他們走到桌邊時，拉伊娜轉向他，對他點首。他鞠躬。於是他們倆分離開，塞其曷史走到他的原位。拉伊娜走到她父親椅子後面。）

拉（俯身親她的父親。）親愛的父親！歡迎你回家！

佩（輕拍她的頰。）我的小寶貝。（他親她。她跑到尼可拉爲塞其曷史所設的椅子，坐下。）

客 塞其曷史，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軍人了嗎？

塞 我已經不是個軍人了。親愛的馬丹，作戰是懦夫的技術。你自己強的時候就拚命的攻擊人家，你弱的时候就躲開不讓人家攻擊。這是作戰勝利的祕訣。總要使你的敵人處不利的地位，萬萬不可以同等的地位跟他作戰。少校，你說對嗎？

佩 他們不讓我們公公道道的決一勝負。但是我想戰爭也是一種生意，不能逃出生意的公例。

塞 一點也不錯。但我並不希望做一個大商人，所以我就聽了那個商人軍官——就是在 Perrot 跟我們交換囚虜那個人——的勸告，棄掉這個職業。

佩 什麼，就是那個瑞士人嗎？塞其曷史，我常常想起那回的交換。關於馬的交易，我們上了他的當了。

塞 我們當然吃他的虧。他的父親是一個旅館和馬廐的主人。他就是靠他識馬的才幹得到進身之階，（假裝羨慕的樣子。）他才是一個真正的軍人——他渾身沒有一點不是軍人！如果我能替我們的聯隊買馬，而不帶了馬去送死，那麼我現在已是元帥

了！

客 瑞士人他在塞爾維亞軍隊中做什麼？

佩 不用說是志願兵了。他很用心的學習他的職業。（吃吃而笑。）如果沒有這般外國人教我們，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打仗。我們對於軍事一點也不懂，就是塞爾維亞人也是如此。沒有外國人，連戰爭都不會發生。

拉 塞爾維亞軍隊中，瑞士軍官很多嗎？

佩 不——都是奧國人。正如我們的軍官都是俄國人一樣。我所碰到的瑞士人只有他一個。我以後永遠不敢信任瑞士人了。他給當我們上——他騙我們叫我們把五十個身強力壯的人去換兩百隻不堪再用的戰馬。連肉都不能吃！

塞 那個老練的軍人把我們當小孩子般玩弄於股掌之上。少校，我們真是兩個無知無識的小孩。

拉 他是什麼樣子？

客 啊，拉伊娜，這有什麼問題！

塞 他好像一個穿軍裝的行旅商人。自頂至踵完全是個生意人。

佩 （露齒而笑。）塞其曷史，把他的朋友告訴我們的那個離奇的故事說給客色林聽。

Sivritza 一役之後他怎樣逃走——你記得嗎？——兩個女人怎樣把他藏起來。

塞 （譏諷中夾着倖倖之意。）是的，真是一樁浪漫的故事。他在礮隊中服役——就是我違背兵法去衝鋒的那個礮隊。他既然是個老兵，他像別人一樣的逃走，我們的馬隊跟在後面追擊。他爲要避開我們的注意，他竟躲到一位年輕的愛國的保加利亞姑娘的臥房裏。那位姑娘給他的行商的花言巧語所迷住。她很守禮的款待他。過了一兩鐘頭，她方去叫她的母親來，不然人家將要說她閒話。那位太太也給他迷住了。第二天早晨她們送他走，把房子主人的舊外衣給他穿，以避人家的耳目。那時主人還在前敵作戰。

拉 （巍巍然的站起來。）塞其曷史，軍營中的生活使你態度變爲粗鄙。我想不到你會

把這種故事當我面前說給我聽。（她冷冷的轉向別處。）

客 塞其曷史，她的話一點也不錯。如果世上有這種女人，你也不該說給我們聽。

佩 呸！呸！這有什麼關係？

塞 （自覺慚愧。）不對，佩脫考夫，這是我的錯處。（以誠懇的謙恭對拉伊娜說。）請你恕我。我剛纔的行爲實在太不堪。恕我，拉伊娜。（她很矜持的俯身頷之。）馬丹，我也請你恕我。（客色林很和靄的鞠躬，於是坐下。塞其曷史又開始對拉伊娜發言，態度很嚴肅。）在過去幾個月之內我看見了許多人生的卑劣的地方，所以不覺變爲玩世不恭。但我不該把這種態度帶到這裏來，更不該帶到你的面前，拉伊娜。我——（在這個當兒他回頭看大家，預備發表一篇大議論，給佩脫考夫所阻。）

佩 胡鬧，塞其曷史真是無事自擾。一個軍人的女兒一點點辛辣的話都受不起嗎？（他站起。）來，我們該商量正事了。我們要打算怎樣把那三個聯隊送回到 Phillipopolis 去——在 Sophia 那條路上是沒有糧草的。（他向房子走去。）來罷。（塞其曷史就要

跟他走，客色林站起來，阻止他。）

客 唉，保羅，你一刻都不能放過塞其曷史嗎？拉伊娜還沒有好好的看見他呢。也許我能够幫你解決那些聯隊的問題。

塞 （抗議。）我的親愛的馬丹，這是不行的。你——

客 （以戲弄的態度截住他的話。）我的親愛的塞其曷史，你不要走，忙什麼？我還有兩句話跟保羅說。（塞其曷史立刻鞠躬，退後。）來，親愛的，來看那電鈴。

佩 啊，好的，好的。（他們倆很親熱的走進屋內，只剩塞其曷史跟拉伊娜兩人。塞其曷史很擔心望着拉伊娜，還怕她怒意未釋。她微笑，伸出兩臂向他。）

（佩脫考夫右邊出，進屋，客色林跟進去。）

塞 （急忙走到她身邊，沒有得到她明白允許之前還不敢去碰她。）你還怪我不怪我？
拉 （兩手按在他的肩上，仰首望他，面上顯出傾慕與敬仰的神情。）我的英雄！我的皇帝。

塞 我的皇后。（他以虔誠敬懼的態度在她額上親一口。）

拉 塞其曷史，我真是羨慕你！你能到外面的世界上去，到戰場上去，顯出你的真價值，可以 and 無論那一個女人匹配。而我只能夠悶坐在家裏——夢想——毫無用處——毫無成就——那裏配做男子的對手。

塞 吾愛，我的事業都是屬於你的，都是你所啓發的。這一次在戰場中，我好像中世紀的武士在他的美人顧盼之下跟人家比武。

拉 自從你去後，我無時不想念你。（很莊嚴的神氣。）塞其曷史，我想我們已經找到了最高尚的愛情。我一想到你，我覺得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一樁下流的事，或存一個卑鄙的念頭。

塞 我的美人，我的仙子！（很恭敬的摟着她。）

拉 （也抱着他。）我的主人，我的上——

塞 噓——噓！讓我來崇拜你罷，親愛的，你不知道就是世上最好的男子也不配消受女

子最純潔的愛情！

拉 我信托你，我愛你。塞其曷史，你永遠不會使我失望。（羅卡在屋內唱歌的聲音傳出來，他們趕緊釋手。）噓！雖然她在面前，我也不能裝出淡漠的神情。我的心中實在充滿了感情，不能不吐。（羅卡從屋內走出，手中擎着盤子，她走到桌邊，收拾桌上的東西，背向他們。）我去拿帽子，然後我們可以到外面去，吃飯時再回來。你說好嗎？

塞 快一點。你如果去了五分鐘，在我就無異五點鐘。（拉伊娜跑到石階的頂層，回頭看他一眼，兩手一揮送一飛吻給他，他以熱烈的眼光看她走去，於是慢慢回過頭來，回味剛纔那個情景，面上顯出喜悅的神情。他回頭過來，轉移他的視線，無意中跟羅卡的圍身裙的一角相遇。他的眼睛又發光，他偷偷的看她一眼，心神不定的扭弄他的髭鬚，左手插在腰際。過了一會，他搖搖擺擺，復跟着她，大踏步的踱過來，到桌子的左邊，正對着

羅卡，他說道。）羅卡，你知道高尚的戀愛是什麼嗎？

羅 （詫異）不知道，先生。

塞 是很喫力的一件工作，如果時間太久，事後須得休息一下。

羅 (天真爛漫的) 先生，你要一杯咖啡嗎？(她伸手越過桌面去拿咖啡壺)

塞 (抓住她的手) 謝謝你，羅卡。

羅 (假作要掙脫的樣子) 呀，先生，你曉得我並沒有這個念頭。我真料不到你有這種舉動！

塞 (跑到桌子這邊來，拉她近身) 羅卡，我自己也料不到。如果 *Stivina* 的英雄塞其曷史看見我現在的樣子，不曉得他將以為如何？如果主張高尚的戀愛的塞其曷史看見我這樣子，他將以為如何？如果在我美麗的身上進進出出的半打塞其曷史，碰到我們這種情形，將以為如何？(放掉她的手，很敏捷的以手臂攬住她的腰) 羅卡，你以為我的樣子漂亮嗎？

羅 放我走罷，先生。我將無面見人。(她掙扎，他一點不肯放鬆) 唉，你肯不肯放手？

塞 (熟視她) 不肯。

羅 那麼退後一點，不要讓人家瞧見。你一點常識都沒有嗎？

塞 呀，這樣子方纔近理。（他把她領到馬廐的大門邊，這樣子屋子裏人看不見他們。）

羅 （怨他。）剛纔也許給人家從窗門中看見。拉伊娜小姐一定在探伺你的行爲。

塞 （不悅，放她去。）當心點，羅卡。我也許是卑鄙得很，背叛了高尚的戀愛。但你不該故意的侮辱高尚的戀愛。

羅 （假做正經的神氣。）我一點沒有這個意思，先生。現在你可以讓我去做事嗎？

塞 （又以臂攬她。）羅卡，你真是一個惹氣小精怪。如果你愛上了我，你會不會在窗門中偷看我嗎？

羅 你剛纔不是說你同一時間內有半打人格，那麼叫我如何防守得住？

塞 （大悅。）既伶俐又美麗。（他要想親她。）

羅 （避開他。）我不要你親我。你們這般上等人都是一式的——你避了拉伊娜小姐，跟別人調情，她也避了你做同樣的事。

塞 (不覺向後退縮。) 羅卡!

羅 這可以證明，你們並沒有真心實意。

塞 (丟開他的親密的態度，用冰冷的客氣的口氣說。) 如果我們仍然繼續談下去，請你記住：一個士君子不該跟他未婚妻的僕人議論她的品行。

羅 要曉得在一位士君子心目中怎樣方是正當的行爲不是容易的事，你剛纔不是要想親我嗎？我想不到你還這樣子守禮。

塞 (轉向別處，從大門口回到園裏來，一路以手擊自己的額。) 魔鬼！魔鬼！

羅 哈哈！我雖然不過是拉伊娜小姐的傭人，我想你的六個人格當中有一個是像我的。(她又回到桌子那裏繼續她的工作，不再去理他。)

塞 (自言自語。) 我的六個人格中到底那一個是真我？這問題不解決使我不得安寧。六個人格中一個是英雄，一個是丑角，一個是騙子，還有一個有點像流氓。(他歛一歛，偷偷的對羅卡看一眼，繼續說，語氣中含無限的怨恨。) 其中一定有一個是懦夫——

妒忌心很重，一切懦夫都是如此的。（他走到桌旁。）羅卡。

羅 什麼？

塞 我的情敵是誰？

羅 你用金錢也好，用愛情也好，莫想從我這裏探出這個消息。

塞 爲什麼呢？

羅 你不必管爲什麼，而且我一說出來你一定告訴人是我說的那麼我的地方將不保了。

塞 （伸出右手爲擔保。）不會的。我以我的人格爲——（驟然中斷，他的手頹然垂下來，他以自嘲的口氣繼續說下去。）我以我過去五分鐘之內的行爲爲擔保，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羅 我不曉得，我從沒有看見過他，我只聽見拉伊娜小姐房間內他說話的聲音。

塞 該死！你怎麼這樣放肆？

羅 (退縮) 呀，我並沒有什麼惡意，你不該把我的話這樣認真。關於這事太太都曉得。

我告訴你如果那個拐子再來，拉伊娜小姐一定會嫁他——不管他願意不願意。我知道你們倆人在彼此面前另外有一種做作跟你們本來的面目不同。(塞其曷史不寒而慄，好像給她刺了一刀。於是他沉下臉來，狠狠的走到她跟前，兩手捏住她的雙臂。)

塞 現在你聽我說！

羅 (畏縮狀) 不要捏得這麼緊，痛得很！

塞 那沒有關係。你自己偷聽人家的私事，還要使我加入，我的人格已經給你沾污了。而且你也背叛了你的主人。

羅 (掙扎) 不要這樣——

塞 這種行爲可以證明你是個卑鄙的小東西，天生的奴才。(他放她去，好像她是個不潔的東西。他拍拍手去穢，走開到靠牆那張板櫈的旁邊坐下。他扭轉頭鬱鬱的沉思。)

羅 (怒極而啜泣。伸手到袖手裏去撫摩她的受創的臂。) 你的口很毒，你的手也會傷

人。但我倒不在乎。我現在知道，不管我是怎樣下流，你也不見得高明。至於拉伊娜小姐，她不過是一個騙子。她的種種好看的態度不過是一種欺人的做作。我一個人起碼可以抵她六個。（她毅然的丟開痛苦，昂然掉頭，繼續去收拾東西，放在盤內。他狐疑的對她看了一兩次，她收拾完了，把盤子裏的襯布的邊覆過來，打算把東西通通帶出去。她正俯身去舉盤，他站起來。）

塞 羅卡！（她站住，狠狠的對他望，手中擎着盤子。）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一個士君子不可以傷一個女子。（脫帽，以極卑恭的口氣說。）請你恕我的罪。

羅 這種謝罪也許可以使太太小姐們滿意，但對一個僕人有什麼用處呢？

塞 （他的武士的禮貌受此打擊，只得以苦笑置之，很輕蔑的說道。）啊，你要金錢的賠償嗎？（他把帽子戴上，從衣袋裏拿出一點錢。）

羅 （不由自主的眼淚盈眶。）不，我要你把我的傷弄好。

塞 （聽見她的語氣漸漸的氣平了。）怎樣弄好？（她把左袖捲起，右手握着左臂，俯首

看創痕，於是她抬起頭來，對他熟視一回，最後她以高傲的神情把左臂送過去給他親，他大驚，對她望一望，對臂上望一望，於是又對她看一眼，躊躇不決，最後以悚懼的口氣喊道：「萬萬不可！」（於是若將渙焉的連忙走開。）

（她的臂垂下來，她也不發一聲，仍然維持她的假做作的威嚴。她拿起盤子向屋內走去，正好拉伊娜也回來了。拉伊娜帶着帽子，穿着短衫，裝束入時，正合於去年「一八八五」維也納最盛的風氣。羅卡傲然的讓開，讓她走過，於是走進屋內。）

拉 我預備好了，有什麼事？（嬉戲的說）你剛纔跟羅卡調情嗎？

塞 （連忙說）沒有，沒有，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

拉 （自覺慚愧）恕我，親愛的，我不過跟你開玩笑，我今天真高興。

（他連忙走到她的身邊，愧悔交并的去親她的手。客色林走出，站在階級的頂層叫他們。）

客 （下來，走向他們。）孩子們，我很不願意驚擾你們，但保羅對於那三個聯隊不知怎

樣對付，正在着急。他不知道應該怎樣把他們遣到Phillipopolis去。我的意見他都不贊成。塞其曷史你一定要去幫他忙。他現在在圖書室裏。

拉 （失望）但我們正預備出去散步。

塞 我一會兒就來。只要等我五分鐘。（他奔上階級到屋門口。）

拉 （跟他跑到階級的末層，以靦腆的風騷對他仰望。）我也要在那邊去站在圖書室的窗口外。你一定要把父親注意引到我身上來。如果你過了五分鐘還不出來，我一定要進去拉你出來，不管什麼聯隊不聯隊。

塞 （帶笑）好的。（他走進。拉伊娜目送他直到看不見為止。於是她好像鬆了一口氣，開始在園中踱來踱去，一面出神的想。）

客 你想，他們竟碰到那個瑞士人，聽見他的故事！你父親一回來就找他的舊外衣，而外衣已經給他穿了走。事情真是越弄越糟，都是你弄出來的！

拉 （一面走一面望着沙石的路沉思。）小畜生！

客 小畜生！那一個小畜生？

拉 誰叫他去告訴人家？如果他在這裏，我一定要用巧古力塞住他，使他不能再開口！

客 不要胡說。老實告訴我，拉伊娜，你沒有來叫我之前，他在你的房間內已經有多少時候了？

拉 （疾轉身，又繼續她的步行，向反對的方向走去。）哦，我記不得了。

客 你決不會忘記！那個軍官進來搜索的時候，他是不是已經在房間內？還是兵士們去後他纔爬上來的？

拉 不是的，我想那個時候他已經在房間裏頭。

客 你想啊，拉伊娜，拉伊娜，你怎麼老是這樣不坦白？如果給塞其曷史曉得了，你們倆的親事一定會破裂。

拉 （冷冷的唐突她。）哦，我知道，塞其曷史是你的寶貝，我有時想還是你去嫁他好，你跟他正相配。你會愛護他，縱容他，把他撫養成一個聖人。

客 (圓睜雙眼，大得無以復加。) 天呀!

拉 (逞一時之意氣——一半對自己說。) 我常常有一種欲望，要想做一兩樁放肆的事，或說一兩句大膽的話——來唐突他的拘謹的觀念——嚇得他目瞪口呆! (故意使性對客色林說。) 他知道不知道巧古力軍人的事，我倒不在乎。我有時還希望他知道。(她又很輕脫的走開，沿路上去，到房子的轉角處。)

客 那麼我對你父親將怎樣說呢?

拉 (站在兩層階級的上層，回過頭來。) 呀，可憐的父親! 他有什麼方法可想? (繞過屋角，不見。)

客 (目送她去，真想把她打一頓。) 唉，如果你年紀小十歲，那就好辦了! (羅卡從屋內走出，身邊帶着盤子。) 什麼事?

羅 馬丹，有一位先生求見——塞國的軍官。

客 (發火。) 塞國人他怎麼敢——(連忙抑下去，倖倖的說。) 啊，我忘了。我們現在已經

講和了。我想以後他們要每天上門問候。他既然是個軍官，爲什麼不告訴老爺？他現在跟沙拉諾夫少校在圖書室裏來找我有什麼用？

羅 但他指名要找你，馬丹。我想他也不認識你，他只說要見太太。他叫我拿這張名片給你看。（她從胸前拿出一張名片，放在盤子內，遞給客色林。）

客 （念）『白倫芝立連長』這是德國名字。

羅 馬丹，我想是瑞士名字。

客 （跳起來，羅卡也喫了一驚，倒退一步。）瑞士人他是什麼樣子？

羅 （怯怯的。）他帶了一個大氈袋，馬丹。

客 天呀，他是來還大衣的！叫他走——說我們不在家——叫他留一個住址，我以後寫信給他——啊，住，這樣子不行。等一會！（她自投於椅上，慢慢的想，羅卡候着。）主人跟沙拉諾夫少校是不是在圖書室裏辦事？

羅 是的，馬丹。

客 (主意已定) 把那位先生立刻領到這裏來。(命令式的) 對他要十分恭敬, 不要耽擱, 喂。(不耐煩的把她手裏的盤子搶過來) 把盤子放在這裏, 立刻去帶他來。

羅 是, 馬丹。(走去)

客 羅卡!

羅 (站住) 是, 馬丹。

客 圖書室的門是關的嗎?

羅 我想是的, 馬丹。

客 如果沒有關, 你經過時, 把他關起來。

羅 是, 馬丹。(又要走)

客 等一等! (羅卡停住) 領他這邊走。(指馬廐的大門) 叫尼可拉代他拿袋子, 跟他進來, 不要忘了。

羅 (詫異) 他的袋子嗎?

客 是的，拿到這裏來，馬上就拿來。（淘淘的）趕快！（羅卡奔到屋內，客色林把她自己的圍裙拉下來，丟在短樹的後面。於是她拿起盤子當鏡子照，結果她頭上繫着的巾也跟了圍身裙去掉。頭髮稍爲撥撥，衣裳拍拍，可以出去見客了。）他怎麼會這樣的傻！早不來，遲不來，這時候來！（羅卡在屋門口出現，報道『白倫芝立連長』於是她在階級頂層讓開，讓那個男子走過，她隨後跟進去。他是拉伊娜室內那個脫險的人。他現在是很乾淨，整齊，一身很漂亮的制服，脫離了災難，但看得出就是那個人。羅卡一轉身，客色林就撲上去，急迫的，懇切，向他訴求。）白倫芝立連長，高興得很，又看見你，但你一定要立刻離開這裏。（他聳眉。）我的丈夫跟我的未來女婿剛剛回來了。他們一點都不曉得，如果給他們聽見，真是不得了。你是個外國人，你不曉得我們民族敵愾的心。我們現在還痛恨塞爾維亞人。講和的結果使我的丈夫心中不甘，好像一個獅子吃不到唾手可得

的野物。我們的祕密如果給他發覺了，他永遠不會恕我的罪，而我的女兒的性命更不易保。你是一個俠義的君子，俠義的軍人，請你立刻就走，別給他們碰見。

白倫芝立（失望，但仍處之泰然。）我立刻就走，好太太。我不過是來謝謝你，並且拿大衣還給你。如果你許我出去把大衣拿出交給你的僕人，我可以不再擾你。（他轉身向屋內走去。）

客（捉住他的袖子。）呀，萬萬不可從原路出去。（把他引到馬廐的大門外。）這是出去的捷徑。多謝，多謝。很高興能夠幫你的忙。再見。

白 但我的袋子呢？

客 以後送還給你。請你把住址留下。

白 不錯。請等等。（他取出名片盒，開始寫住址。客色林急不及待的等他寫完，痛苦極了。他把片子遞給客色林。在這個當兒，佩脫考夫露着頭，從屋內衝出來，滿面春風來迎接客人。塞其曷史跟在後面。）

佩（倉忙的走下階級。）我的親愛的白倫芝立連長——

客 天呀！（她倒於靠牆那張椅子上。）

佩 (倉忙中沒有注意到客色林。他跟白倫芝立親熱的握手。) 那般傻子以為我在外

頭，不曉得我在——呀——圖書室裏。(他一提到圖書室就不禁露出得意的神情。)

我從窗門裏看見你。我正在詫異你為什麼不進來。沙拉諾夫也在這裏。你還記得他嗎？

塞 (帶滑稽意味的行一軍禮，於是伸出手來，態度非常之閒雅。) 歡迎，我們的仇敵兼

朋友！

佩 好了，現在不是仇敵了。(有點擔心的樣子。) 我希望你以朋友的資格來，沒有什麼

公事嗎？

客 保羅，自然是以朋友資格來。我剛纔留他在這裏用餐，他一定就要走。

塞 (半嘲弄的說。) 萬萬不要走，白倫芝立。我們這裏正需要你。我們有三聯隊的馬兵

要遣到 Phillipopolis 去，我們一點都不曉得怎樣着手。

白 (立刻提起精神，放出辦事的態度。) Phillipopolis 糧草缺乏，是不是？

佩 (急切的答道。) 是的，正是爲此。(對塞其曷史說。) 你看，他一猜就猜着。

白 我想我能夠幫你們辦理這樁事。

塞 你這個人再好沒有了！來來！（巍巍然臨於白倫芝立之上，以手按在他的肩上，把他領到階級那裏，佩脫考夫在後跟着，白倫芝立方舉步上階，拉伊娜從屋內出來。）

拉 （一時震驚失措，忘其所以。）呀，巧古力軍人！

（白倫芝立僵立不動，塞其曷史愕然，對拉伊娜看了一眼，又對佩脫考夫看了眼，佩脫考夫回看他，於是也對客色林看了一眼。）

客 （鎮靜如常。）我的親愛的拉伊娜，你還不知道我們今天有一個客人——白倫芝立連長，我們新結識的塞國朋友。

（拉伊娜鞠躬，白倫芝立回禮。）

拉 我這個人可笑極了！（她走下，雜在他們中間，站在白倫芝立跟佩脫考夫之間。）我今天早晨把冰糖糕裝飾得很美麗，而那個不懂事的尼可拉把一堆的碟子放在上面，把他壓壞了。（對白倫芝立說，做瞇眼。）我希望你沒有誤會以為你是巧古力軍人，白

倫芝立連長。

白（笑着）我本來確是這樣想。（偷偷的對她看一眼，似笑非笑的。）幸虧得你解釋一下，我纔放心。

佩（疑心未解，對拉伊娜說）你幾時學起烹調的事情？

客 你去了之後，這是她的最新的花樣。

佩（暴躁的說）尼可拉沒有學會喝酒嗎？他向來是很謹慎的。今天他把白倫芝立連長領到外邊來，他明明知道我是在——哼——圖書室裏，他走下樓來又把拉伊娜巧古力的兵弄碎了他一定——（在這個當兒尼可拉在右方階級的頂層出現，手中提着氈袋，他下來，把袋子很恭敬的放在白倫芝立面前，恭候復命，大家都爲之愕然，尼可拉還不知道他的舉動的影響，仍然洋洋自得，佩脫考夫氣極說不出話，到這個時候方纔噴發出來）你發瘋了嗎，尼可拉？

尼（喫了一驚）先生，什麼說？

佩 你把這個東西帶到這裏來幹什麼？

尼 先生，是太太的吩咐。羅卡叫我——

客 （截住他的話。）我的吩咐！我叫你把白倫芝立連長的行李拿到這裏做什麼？你腦子轉什麼念頭，尼可拉？

尼 （不知所措，過了一會把袋子拿起來，對白倫芝立說，態度非常謙恭又非常小心。）對不起得很，先生。（對客色林。）是我的錯，馬丹！請你原諒我！（他鞠躬，帶了袋子正預備向階級走去，佩脫考夫又怒氣勃勃對他說。）

佩 你還是把這個袋子再摔在拉伊娜小姐的冰糖糕上罷！（這句話尼可拉可真當不起。他手中的袋子掉下來，落在佩脫考夫雞眼上。佩脫考夫痛極狂呼。）滾去，你這個手脚不穩的驢子。

尼 （連忙拾起袋子，向屋內逃去。）是，先生。

客 保羅，不要緊，不用生氣！

佩（自言自語）壞蛋，我不在家，他竟放肆到這個地步，我得教訓他一頓。（想起有客人在旁）啊，不管他來，白倫芝立，不必提起回去的話了，你明明不打算就回到瑞士，沒有回去之前住在我們這裏罷。

拉 白倫芝立連長，千萬不要走。

佩（對客色林）客色林，他就怕你，只要你肯勸他，他一定肯留在這裏。

客（哀求的口氣）如果白倫芝立連長真真願意暫留一時，那我是再高興也沒有，連長明白我的意思。

白（以最乾燥的軍人的態度答道）我唯馬丹之命是從。

塞（誠懇的說）一言為定！

佩（熱心的說）自然了！

拉 你看，你一定不能走！

白（微笑）一定不能走，那只好不走！

(容色林露失望之態.)

第二幕

飯後，圖書室中，這個圖書室真是勉強得很。書籍方面的設備有限極了。一個固定的書架，上面放着陳舊的紙面的小說，書脊碎裂，紙張破損，還有咖啡的污痕。一兩個掛壁的書架，有幾本人家送來的書放在上面。書架之外，其餘牆位大都給戰利品及打獵的俘獲品所佔據。然而這房間倒是一個很舒服的起居室。前面有一排三個大窗，窗外一幅山景，在柔和的下午日光中，格外顯得嫵媚。在左手的角上有一座四方的陶器的火爐，裝璜得顏色鮮明，好像一座寶塔，直升到天花板附近。有這樣一座火爐，室內的溫暖

是沒有問題了。室中有一個圓形的凳子，上面放着花墊子。靠窗有幾張裝璜精美的安樂椅，還有幾張小小的土耳其桌子。一張上放着很精緻的土耳其煙管，再加上一個相配的圍屏，而室內精美的陳設可算完備了。但有一件東西跟四周的環境大不相稱。一張廚房裏的桌子，已經破敝不堪，改裝爲寫字檯。檯面上放着一個舊盒子，裏面裝滿筆，一個蛋杯裝了墨水，一張不堪再用粉紅色的吸墨紙。

這張寫字檯是在右邊的。白倫芝立坐在桌邊，很忙的工作。擬號令，面前放着幾張地圖。塞其曷史坐在桌端，他算是在那裏辦事。但他實在是那裏咬筆桿的毛，一面看白倫芝立工作。他看見白倫芝立敏捷，穩定，實事求是的進行，對於自己的無能有點惱怒，對於他的近於不可思議的才幹又不免驚奇。但這種俗氣的才幹，他卻不很重視。少校很舒服的坐在榻上，手裏拿了一張新聞紙，煙管就在身邊。客色林坐在火爐邊刺繡，背向他們。拉伊娜斜倚在右窗下面的安樂椅中。她正對着窗外巴爾幹的景緻出神，膝上放着一本小說不去看他。

門在左邊。電鈴的鈕在門跟牆爐之間。

佩 (正在看報,擡起頭來望桌子,看他們進行得如何。)白倫芝立,我難道不能幫你一點忙嗎?

白 (也不停筆,也不擡頭。)真的,不用,謝謝你。我跟沙拉諾夫兩人辦得了。

塞 (扳起臉來說。)是的,我們兩人辦得了。他想法,把命令寫好,我來簽字。這是分工制度,少校。(白倫芝立把一張紙遞給他。)又是一張謝謝你。(他把紙頭平平正正的放在面前,把椅子也搬得很端正,用極認真,極堅決的神氣簽字,好像在幹一件困難而危險的工作。)這個手慣於執劍而不慣於握筆。

佩 白倫芝立,你這個人真好,真難爲你肯替我們分憂。你真的用不着我幫忙嗎?

客 (低微而含警告的聲調。)保羅,你可以不必打擾他。

佩 (一驚,回頭看她。)嚙?不錯,吾愛,不錯。(他拿起報紙,隨即放下來。)呀,客色林,你從來沒有打仗過,你不知道飯後無事,坐在這裏,清閒自得的樂趣。我現在總算舒服極

了，只差一件東西。

客 什麼東西？

佩 我的舊衣服。這件衣服穿在身上總不適意，好像排隊游行的樣子。

客 我的親愛的保羅，你怎麼這樣糊塗！那件舊衣服你當初掛在那綠色衣櫥裏，現在一定還在裏頭。

佩 我的親愛的客色林，我告訴你我已經看過了。我難道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客

色林冷靜的站起來，揪牆爐邊的電鈴。）你何必儘拿電鈴來出風頭。（她很莊嚴看他一眼，於是不聲不響的坐下，繼續她的刺繡。）我愛，你不要以為你們女人的固執能夠把拉伊娜兩件的梳妝衣，你的雨衣跟我的雨衣變為我的舊衣服。衣櫥裏頭的東西只不過這幾件。（尼可拉上前。）

客 （不為佩脫考夫的譏諷所動。）尼可拉，到綠色衣櫥裏把主人的舊衣服拿來——就是主人在家裏常常穿的，鑲邊的那件。

尼 是，太太。

佩 客色林。

客 什麼，保羅？

佩 我敢說那件衣服一定不在那裏。我跟你打賭。我輸了你可以到 *Sophia*，隨便揀那件珠寶。你輸了你出一禮拜的當家用費。

客 好，保羅。

佩 （因打賭而鼓舞起來。）來，這是賭錢的好機會。誰加入？白命芝立，我以六與一之比跟你賭。

白 （漫不經心的說。）這樣子等於搶你的錢。馬丹不會錯的。（連頭也不擡，他又把一疊的紙遞給塞其曷史。）

塞 （也鼓舞起來。）好，瑞士少校，我說尼可拉一定在綠色衣櫥裏找到你的舊衣服。我輸了我出我的最好的戰馬，你輸了你買一隻阿拉伯牝馬給拉伊娜。

佩 (高興的說) 你的最好的戰——

客 (連忙截住他) 不要糊塗，保羅。一隻阿拉伯牝馬要值五萬勒發呢。

拉 (丟開她的動人的遐想) 唉，母親，如果你可以有珠寶，我不懂爲甚麼我不可以有

阿拉伯馬。(尼可拉回來把外衣交給佩脫考夫，佩脫考夫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

客 尼可拉，在什麼地方？

尼 掛在綠顏色的衣櫥裏，馬丹。

佩 呀，我真是該——

客 (阻止他說下去) 保羅！

佩 我差不多可以賭呢。那件外衣剛纔不在那裏。究竟年紀大了，精神就衰，感覺錯亂。

(對尼可拉說) 來，幫我換衣服。對不起，白命芝立。(他換外衣，尼可拉在旁幫忙) 塞

其曷史，記住，我並沒有答應你打賭。你既然打動了拉伊娜的希望心，你還是自己買一

隻阿拉伯馬給她罷。拉伊娜，對嗎？(他回頭看她。她又在對景出神。佩脫考夫望着她不

禁發生爲父的憐愛跟驕矜。他對大家指她說。）她老是這個脾氣，又在出神呢。

塞 我一定不讓她吃虧。

佩 那麼對她是再好也沒有了。我想我不能夠這樣便宜的下場罷。（衣服換好。尼可拉拿了那件脫下的衣服走出。）呀，現在我覺得適意了。（他坐下，拿起報紙，如釋重負的吐一口氣。）

白 （遞一張紙過去，對塞其曷史說）這是最後的命令。

佩 （跳起來。）什麼？完了嗎？

白 完了。（佩脫考夫走到塞其曷史身邊，俯臨於他的左肩上，以好奇的樣子看他簽字，帶着孩氣的羨慕心說。）有什麼東西給我簽字嗎？

白 不用了。只要他一個人的簽字就夠了。

佩 呀，我們今天一天做了好些工作。（他離開桌邊。）還有什麼事給我做嗎？

白 你們倆最好要當面吩咐那般傳令的使者。（對塞其曷史說。）叫他們繫束停當立

刻就走。告訴他們我在命令上面都載好什麼時候應該送到。告訴他們如過在路上逗留，喝酒，說閒話——如過遲了五分鐘，要剝他們的皮。

塞（憤然的站起來。）我就照你的話說。如果他們中有一個人稍為有點丈夫氣，受不起我的侮辱，不顧而唾，我一定要出錢替他脫身，再給他一筆退俸金。（他揚長而出，他的人道的觀念，受了一個重創。）

白（委託他。）少校，請你去看看，叫他好好的對他們說，好嗎？

佩（殷勤的。）不錯，白命芝立，不錯。我就去看看。（他昂然向門走去，在門檻處忽然猶豫不進。）喂，客色林，你也來罷。他們怕你勝於怕我。

客（放下刺繡。）我說還是我來好。你只會對他們喋喋不休。（她走出。佩脫考夫開着門讓她先出，然後跟她出去。）

白 好奇怪的民族！他們以櫻桃樹製大礮，他們的軍官請老婆代他們維持軍紀！（他把紙頭折起，一面把內容摘錄下來。拉伊娜從安樂椅上站起來，負手於背走過來，以頑皮

的神氣對他望。）

拉 你比上回我們初會時好看多了。（他一驚，抬起頭來。）你怎麼變得這樣快？

白 洗沐拂刷；好好的睡一晚，一頓早餐。如是而已。

拉 那天早晨你回去時沒有碰到什麼危險嗎？

白 沒有，謝謝你。

拉 你從塞其易史的衝鋒逃出來，他們沒有生氣嗎？

白 沒有，他們很歡喜我逃走。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都要逃走的。

拉 （走到桌邊，倚身桌上，面向着他。）關於我跟我的房間，說給他們聽到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的故事。

白 再好也沒有了。但我只告訴過一個人——我的一個朋友。

拉 他這個人靠得住嗎？你可以絕對的信託他嗎？

白 絕對的。

拉 哼！那一天你們交換俘虜的時候，他把這事通通告訴給我的父親跟塞其曷史。（她轉身隨意踱到房間的那邊去。）

白 （很關心，但不大相信。）沒有這事！你的話是真的嗎？

拉 （回過身來，忽然間變爲很認真的樣子。）自然是真的，但他們不曉得你是躲在這個房子裏，如果給塞其曷史曉得，他一定會挑戰，跟你決鬥，把你殺死。

白 唉喲！那麼請你不要告訴他。

拉 （對他的輕率深表不滿。）你知道不知道叫我去騙塞其曷史在我是個很嚴重的事嗎？對於塞其曷史，我想以最純潔的態度待他——不許夾一點卑鄙，下流，和欺騙心事。我對他的關係是我一生中最美麗最高尙的部份。我希望你能夠明白這點意思。

白 （懷疑。）哦，你意思是不是不要他曉得那件冰糖糕的事不過是一個——一個——一個——你知道我的意思。

拉 （退縮。）呀，不要用這種輕佻的態度談這個事情。我說謊，我自己知道，但我說謊是

爲救你的命。否則他一定會殺死你。這是我一生第二次的謊語。（白命芝立刻站起來，很嚴肅的，不大相信的對她看。）你記得第一次的謊語是什麼嗎？

白 我不曉得。那時候我也在場嗎？

拉 你也在場。就是我告訴那個搜索你的軍官說你不在這裏。

白 對了，我不應該把這樁事忘了。

拉 （聽見這句話更加興奮的說。）你把這樁事先忘了，這是很自然的。這件事於你是不化什麼本錢的，而我所出的代價是一個謊語——一個謊語！（她坐於榻上，兩手抱膝，對空凝視。白命芝立大爲所動，走到榻邊，坐在她身邊，露出一種安慰體貼的神情。）

白 我的親愛的小姐，不要爲這點事而煩惱。你知道我是個軍人。你曉得一個軍人所最習見而不以爲怪的兩件事是什麼嗎？一件是聽見人家說謊（拉伊娜一縮。）還有一件是用各種方法逃生，被各種人救他的命。

拉 （忿然的站起來抗議。）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沒有信仰，不知感激的人。

白 (裝怪臉) 你歡喜人家感激你嗎? 我是不歡喜的。如果憐憫心是鄰於愛, 那麼感激的心是近於另一個東西。

拉 感激! (狠狠的對他說) 如果你不會感恩, 那麼無論什麼高尚的情感你都不會了解。就是禽獸都知道感激的。哦, 我現在知道你以我為什麼樣的人! 你聽見我說謊, 你一點也不以為奇。你大概以為我是常常說謊的——每天, 每點鐘說謊的。男子對於女子常常抱這種見解。(她以演劇的態度走到房間的那邊去。)

白 (猶豫不定的) 每件事都有個理由。你說你一生只說過兩次謊語。親愛的小姐, 這未免太少一點罷? 我總算一個很直爽的人, 但兩個謊語給我還不夠一個早晨用。

拉 (傲然的瞪目視他) 先生, 你知道你這句話是侮辱我嗎?

白 我也是沒有法子, 你裝出那種高尚的態度, 興奮的聲調, 我只能夠嘆賞感服, 但叫我相信你的話是做不到的。

拉 (昂然) 白侖芝立連長!

白（不爲所動。）什麼？

拉（走近一點，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剛纔說的話是出於真心的嗎？你知道你

所說的話的意義嗎？

白 是的。

拉（轉不過氣來。）我我!!!（她以手自指，作不信狀，意思是說：『我——拉伊娜佩脫考

夫——會說謊！』他的目光跟她的目光相遇，毫不畏縮，她忽然間在他的身邊坐下，由

英雄的氣概一變而爲日常的态度。）怎麼會給你探出來？

白（敏捷的。）本能，親愛的小姐，本能跟處世的經驗。

拉（驚奇的樣子。）你曉得嗎？以前我沒有逢到一個人不以認真的態度對待我。

白 你意思是說以前沒有一個人以認真的態度對待你，是嗎？

拉 是的，我想我的意思是這樣。（親暱的，覺得跟他在一起毫無拘束。）你用這種態度

跟我談話，在我真是很新鮮的經驗！你曉得，我向來總是裝出那種架子——就是那英

雄的氣概，興奮的聲調等。我年紀輕小時就用這種態度對付我的乳母，她信之不疑。我在父母前也裝出這種架子，他們也信之不疑，我在塞其曷史前也是這樣，他也信之不疑。

白 不錯，他自己也有這種脾氣。是不是？

拉 （一驚）你以為如此嗎？

白 我跟他沒有你跟他那麼熟悉。

拉 他到底是不是呢——是不是呢？如果我抱這種念頭——！（沮喪）呀，那實在有什麼關係？現在我的底蘊給你探出來，你大概很看不起我了。

白 （誠懇的，站起來）沒有這事，親愛的小姐，不，不，一萬個不。這是你的青春的一部份——你的嫵媚的一部份。我跟他們一樣——跟你的乳母，你的父母，塞其曷史一樣，我崇拜你，為你而顛倒。

拉 （高興）真的嗎？

白 (學德國的風氣，以手拍胸。) Hand aufs Herz! (『手按胸上』——一種宣

誓式)

拉 (樂極了。)我當初把小照給你，你以為我是怎樣的人?

白 (愕然。)你的小照!你從來沒有把小照給我。

拉 (連忙說。)怎麼你沒有收到我的小照嗎?

白 沒有。(他坐於她的身邊，對她又發生新的興趣，很自足的說。)你幾時送小照到我那裏?

拉 (憤然。)我並沒有把小照送到你那裏。(她掉頭不顧，於是她很勉強的說。)小照當初是放在那件外衣的袋裏。

白 (鼓着嘴，圓睜雙眼。)呀!我沒有看見那張小照。一定還在袋裏。

拉 (跳起來。)還在那裏!我父親一伸手到袋裏就碰到了!唉，你怎麼這樣子糊塗!

白 (也站起來。)不要緊，不過是一張小照。他怎麼曉得是給誰的。告訴他說是他自己

放在裏面的。

拉 (不耐狀) 哦，你倒很聰明——很聰明！叫我怎麼辦呢？

白 呀，我知道了。你在小照上寫了什麼東西，這未免太輕率了！

拉 (惱怒，幾乎出涕) 呀，爲了你做了這件事，而你一點都不在意，反而笑我！你可以確實知道沒有到別人的手裏嗎？

白 我也不敢說，我不能够一路把外衣帶着走，行軍的時候不能够帶許多行李。

拉 那麼你把外衣怎樣處置呢？

白 我到了 *Hotel* 時，我總得把他收在安穩的地方。我曾想到火車站的藏衣室，但在現代的戰爭中這種地方最容易被劫，所以我就把他當了。

拉 當了!!!

白 我知道這是不大文雅的，但這是最穩當的法子。前天我把他贖出來，當店裏人有沒有把袋裏東西拿去，只有天曉得。

拉 (怒極了——當他的面斥責他。)你真是天生的——一個下流的生意人。你想到東西，在上等人腦中絕對不會發生的。

白 (頑鈍無覺。)這是瑞士的民族性，親愛的小姐。

拉 呀，我願我從來沒有碰到你這個人。(她搖搖擺擺走開，坐在窗邊，怒氣未息。)

(羅卡進來，她的盤子中堆了一堆的信件跟電報。她走到桌子邊，步履輕健。她的左袖直捲到肩處，用一隻胸針扣住，左臂袒露出來，受創的地方給一隻鍍金的臂鐲掩住。)

羅 (對白侖芝立說。)是你的。(她很輕率的把盤子上的東西倒在桌上。)送信的人在外邊等着。(她雖然不得不把郵件遞給他，但她立定主意對一個塞爾維亞人不要太客氣。)

白 (對拉伊娜。)對不起。我上次收到的郵件離現在已經有三個禮拜了。這是以後堆積下來的。四封電報——已經過了一禮拜。(他把一封電報拆開。)啊呀！壞消息！

拉 (站起來，走近他，微有悔意。)壞消息嗎？

白 我父親已經死了。（他鼓起嘴唇對電報儘看，心中正在沉思這個意外的變化。）

拉 真是可悲的事！

白 不錯，在一點鐘之內我就得動身回家，他遺下許多大旅館需人照顧。（拿起一封長藍信殼的重信。）這是我們家庭律師的一封信。（他把信紙拉出來，瀏覽一過。）天呀！七十兩百！（驚駭中聲音越提越高。）四百四千九千六百叫！我怎樣處置？

拉 （怯怯的。）九千個旅館嗎？

白 旅館胡說，你如果明白——呀，真是太荒謬了！對不起我得去吩咐他預備動身。（他急急忙忙的走出；手中拿着那些文件。）

羅 （擲揄狀。）那個瑞士人真是沒有心肝，他父親死了，他沒有一句悲傷的話，然而他跟塞爾維亞人卻很相好。

拉 （倖倖的。）悲傷！——他幾年來除了殺人外不幹別的事！他那裏放在心上那一個軍人不是這樣子的？（她向門走去，看得出來她在勉強的抑制她的眼淚。）

羅 沙拉諾夫也打過仗，然而他並不是沒有心勝的人。（拉伊娜在門口對她傲然的看了一眼，走出。）阿哈！我早就曉得你的軍官對你沒有多少情意。（她正要跟拉伊娜出去，尼可拉進來抱了一堆火爐裏用的木頭。）

尼 （他含情的對她笑。）我的姑娘，我今天一個下午想找個機會跟你私下談談。（他看見她的手臂，變了一副面孔。）唉，孩子，你這樣子的捲起袖子算什麼派頭？

羅 （驕傲的說。）我自己的派頭。

尼 真的！如果給太太看見了，她一定要說你兩句。（他把木塊放在榻上，自己就坐旁邊。）

羅 哦，所以你就擺起架子來責備我？

尼 唉，不要儘跟我作對。我有好消息告訴你。（他拿出幾張紙幣，羅卡走前來看，很關切的神氣。）你看這是二十勒發的鈔票！塞其曷史一時高興拿給我的，一個傻子的錢總不能長久保持。這裏還有十勒發，是那個瑞士人給我的，因為我把太太跟小姐關於他的謊語遮掩過去了。那個人不是傻子，他一點不傻。你沒有看見老客色林在樓下對我

非凡之客氣她說少校脾氣壞一點不必跟他去計較他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極好的傭人——因為我由他們擺佈，自認說謊，自認爲傻子！這二十勒發放在我們的儲蓄的賬裏，還有十勒發——如果你肯把我當個人看，好好的肯和我說話，我就給你用。我有時也覺得老做僕人有點厭倦。

羅（鄙夷狀。）是的，爲三十個勒發把你的人格賣掉！現在又想用十勒發來買我的人！格你的錢留起來自己用罷。你是生成的奴才。我不是。到了你開店的時候，你由幾個人的奴才變而爲衆人的奴才。

尼（拿起木頭，走到爐邊。）呀，你等等看。將來我倆晚上至少可以在一起。我跟你說，在我們自己家裏，我是主人。（他把木塊放下，跪在爐邊。）

羅 在我的家裏，你別想做主人。（她坐在塞其曷史的椅子上。）

尼（還跪在地下，頭轉過來。羅卡的倔強及傲慢使他沮喪，他很淒涼的踞坐在自己的腿肚上。）你這個人野心倒不小。如果你交了好運，你別忘記你能够有今天這個樣子，

是我的功勞。

羅 你的功勞！

尼 (不肯退讓。) 是的，是我的功勞。你當初不是頭上裝了一兩磅烏黑的假髮，唇上頰上塗着胭脂，跟其餘的保加利亞女子沒有分別？是誰教你革去這種習慣？是我。是誰教你修指甲，保持手的清潔，舉動文雅，像一個上等的俄國女子？是我！你聽見了沒有？是我！(她掉頭表示不服的樣子。他站起來很高興的神氣，又冷冷的說道。) 我常常這樣想：如果沒有拉伊娜爲礙，你稍爲少傻一點，塞其曷史稍爲再傻一點，你也許能夠變做我的最好的主顧，而不是我的妻子，花費我的錢。

羅 我相信你寧願做我的僕人，而不願做我的丈夫。做了我的僕人，你能够從我那裏得到更多好處。我知道你的根性是這樣的。

尼 (爲要加重他的語氣，走近她身邊說。) 你不必管我的根性不根性。你只要聽我的勸告。你如果要做一個上等的女子，你現在對我的這種行爲是不行的。如果是只有我

們倆人在一起，那又當別論。你的態度過於嚴厲，過於傲慢。你要知道傲慢就是親熱的一種表示，顯出你對我的愛情。你也不可以過分的自大自高。你跟別的鄉下女子一樣，以為像我那樣的對待馬夫，方是上等人的舉動。這是由於你的不懂事，以後別忘了。也不要對人人都抱一種敵抗的態度。你的舉止中要顯出你是向來指揮人家的，而不是為人家所指揮。要做一個大家的婦女跟做一個僕人一樣，明白你自己的地位，這是唯一的祕訣。如果你高昇了，我一定能夠明白我自己的地位。把我的話仔細想過，我的姑娘，我總不會丟了你，僕人跟僕人應該互相扶助的。

羅（作不耐狀，站起來。）我有我自己的脾氣，不能依人家的意思。你的冷血的智慧把我的勇氣都消磨了。你去把木塊放在火裏罷，這種事情是你所能夠了解的。（尼可拉還沒回口，塞其曷史進來。他看見羅卡，不覺一呆，於是走到爐邊。）

塞（對尼可拉。）我不妨礙你的工作嗎？

尼（平和的，老年人的聲調。）哦，不會，先生。謝謝你。我正在跟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談到

她愛看書的壞脾氣。她一得了空便跑到圖書室裏來看書。這種教育於她最不相宜的，會養成一種超於她的地位的习惯。（對羅卡。）羅卡，替少校把桌子收拾清楚。（他沉默的走出。）

（羅卡把桌上紙頭整理起來，對塞其曷史看也不看一眼。塞其曷史慢慢的走近，仔細玩味她的捲起袖子。）

塞 讓我看，有沒有痕迹？（他把臂錫推上一點，看見他手握處的印痕。羅卡站着不動，也不看他。她爲他的舉動所感，但仍然留意防備他。）夫——夫！痛不痛？

羅 痛的。

塞 要不要我來替你弄好？

羅 （立刻傲然沉下臉來，始終不去看他。）不要。現在你弄不好了。

塞 （強橫的口氣。）一定的嗎？（他動身好像要把她摟在懷中。）

羅 不要跟我鬧了。軍官不應該跟傭人開玩笑。

塞 (用食指在她臂上無情的敲一下。)這可不是玩笑的事呀，羅卡。

羅 不是。(第一次看他)你覺得內歎嗎?

塞 (交叉着臂，語氣特重，一字一讀。)我從來沒有覺得內歎過。

羅 (沉思。)我願我能夠相信男子跟女子相差這麼遠。告訴我你到底是不是一個勇敢的人?

塞 (放下他的矜持的姿勢，很自然的說。)是的，我是一個勇敢的人。聽見第一聲的槍，我跟女人一樣，不免心跳。但在衝鋒時，我知道我是勇敢的。這一點總是真的。

羅 在衝鋒時，像我們這樣窮苦人家的子弟是否不及你們富家子弟來得勇敢?

塞 (輕佻中夾着倖倖之意。)一點也不。他們也是亂砍亂殺怒罵叫喊跟英雄一樣。噓！這樣亂喊亂殺的勇氣是不足貴的。我有一隻英國獵狗，他的勇敢正不讓於有俄國在背後的全保加利亞人民的勇氣。然而他讓我的圍人鞭他。你們的軍人正是如此！羅卡，你們這般可憐蟲，叫他殺人是會的，但他見了軍官就害怕，受了侮辱吃了拳頭而不知

報。他們跟小孩一樣看見他們的伴侶——受罰而袖手旁觀——如果叫他們幫忙，也不敢違抗。至於軍官呢！——（苦笑一聲）我就是個軍官呀，（熱烈的）如果有一個人，依自己良心自己的意志行事，不怕天上地下無論什麼威力，至死不屈的抗拒，這種人纔是個勇敢的人。

羅 說說是很容易的！男人似乎老不會長大，他們腦子裏還是小學生的思想。你不知道什麼是真勇。

塞 （嘲笑的）真的！我很願意受教。

羅 你看我！我有多少餘地可以行使我自由的意志？我不得不把你的房間收拾好——打掃，洗刷，搬東西。如果你讓人家替你做這種事情而無損於你的人格，我做這種工作怎麼會降低我的人格？（潛隱的熱情）如果我是俄國的女皇，在人人之上——依你說我是無法可以顯出我的勇敢了。然而你且看，你且看。

塞 最高貴的女皇，你打算怎樣呢？

羅 我要嫁給我所心愛的人——這是歐洲別國的女王所不敢做的。假使我愛你，即使你的地位比我低許多，正如我現在的地位之不及你，我也敢以你爲配耦。如果你愛我，你有這樣勇氣嗎？沒有。如果你對我發生了愛芽，你一定不讓他滋長。你不敢這樣，你寧願要一位富人的女兒，因爲你怕人家的議論。

塞 （爲所奪。）你瞎說，沒有這個事，我可以發誓！如果我是俄皇，如果我愛你，我一定把你位置在我的寶座的旁邊。你知道我愛另一個女人，她比你高得多，正如天與地之比。你現在是妒忌她。

羅 我爲什麼要妒忌她？她總不會嫁給你。我對你說的那個人已經回來了。她一定要嫁給那個瑞士人。

塞 （退縮。）瑞士人！

羅 他一個人可以抵你十個。到那時你又要到我這裏來，而我就拒絕你。你不配做我的對耦。（她轉身向門去。）

塞 (跳上去把她猛烈的抓在懷裏。) 我先去把那個瑞士人殺死。以後我可以對你恣意所爲。

羅 (在他的懷裏，沒有抵抗，但仍很堅定。) 也許你反而給他殺死。在情場中他已經把你打敗了。在戰場上他也許又把你打敗了。

塞 (痛苦極了。) 你以爲我相信你的話嗎？她她最壞的念頭比你的最好的念頭還要高，她會背了我跟人家調情嗎？

羅 如果那個瑞士人告訴她說我在你的懷裏，你想她會相信嗎？

塞 (氣極了放她去。) 該死！該死！嘲笑，嘲笑，到處都是嘲笑。我的理想總是給我的行爲所嘲笑。(他發狂似的自擊胸口。) 懦夫，騙子，傻子！我還是像一個男子漢的自殺好呢，還是活着裝出自嘲的神氣？(她又轉身要走。) 羅卡！(她在門口停住。) 記住，你是屬於我的。

羅 (靜靜的。) 這句話算什麼意思——是不是一個侮辱？

塞 (命令式的) 這句話的意思是：你愛我，我已經把你摟在懷裏，將來也許還會把你摟在懷裏，是不是侮辱我也不管，隨你怎麼看法。但(猛烈的) 我不做一個懦夫或浪子。如果我愛上了你，我就敢娶你，全保加利亞也不能阻止我。如果我這手再碰你，你就是我的未婚妻。

羅 我們且看將來你敢不敢踐你的諾。當心點。我不用等多時候。

塞 (又交叉着臂，屹然立在房間的中央) 是的，我們且看。你只要等我高興。

(白侖芝立進來，紙頭還在手中，心事重重。他把門開着讓羅卡走出。他走到桌旁，經過羅卡時對她看一眼。塞其曷史仍然不改他的堅決的態度，目不停瞬的看他。羅卡出門還是開着。)

白 (依舊坐於桌旁，放下紙頭，心不在焉的說) 那個女子狀貌不凡。

塞 (仍然不動，嚴肅的說) 白侖芝立連長。

白 什麼？

塞 你已欺騙了我。你是我的情敵。我是不能容情。敵的六點鐘，我一個人騎了馬提着劍在 Klissouira 路的操練場上相候。明白了嗎？

白 (對他瞪視，但仍很自然的坐於椅上。) 呀，謝謝你。你這個提議是騎兵的提議。我是在礮隊裏，而且我有選擇武器之權利。如果我去的話，我要帶一個機關槍去。這一回火藥可不會再弄錯了。

塞 (漲紅了臉，但仍極嚴重的口氣。) 當心點，先生。在我們保加利亞國裏，這種請求是容人家隨便開玩笑的。

白 (性子發作。) 呸！別跟我談保加利亞罷。你還不懂什麼是戰鬥呢。隨你便罷。你把劍帶來好了。我到那裏跟你碰頭。

塞 (發覺他的對手是一個有血氣的男子，大為高興。) 說得好，瑞士。要不要我把我的最好的馬借給你？

白 不要，誰要你的馬？但你的好意我總是感謝的，親愛的朋友。(拉伊娜進來，聽見底下

一句話。我徒步跟你打馬背上太危險，假使我做得到的話，我總不要殺你。

拉（很關心的急急跑前。）塞其曷史，我聽見了白命芝立連長所說的話。你們倆要打起來，爲的什麼事呢？（塞其曷史默默無聲，掉過頭去，走到爐邊，靜靜的看她對白命芝立說下去。）爲什麼事呢？

白 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親愛的小姐，你還是不要管罷。不會鬧出什麼事來，我曾經當過劍術教師，他莫想能够碰我一下，我也不要傷他。這樣子豈不省了許多解釋。明天早晨我就動身回家，以後你也不會再看見我，或聽見我的消息了。你們倆可以和好如初，將來永遠過快樂的日子。

拉（很不樂意的轉向他處，幾乎哭出來。）我沒有說我要再看見你。

塞（大踏步而前。）哈！這是個口供！

拉（傲然。）你這話什麼意思？

塞 你愛這個人！

拉 (氣極了。)塞其曷史!

塞 你背了我接受他的愛情，正如你背了他以未婚妻的資格來接待我。白侖芝立，你知道我們倆的關係而你竟不忠於我。因為這一點我要跟你算賬，並不是因為你得到我從沒有享到的好處。

白 (憤然的跳起。)不成話胡說！我從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這位小姐還不知道我結了婚沒有。

拉 (忘形。)呀！(頹然倒於榻上。)你結過婚了嗎？

塞 你看，白侖芝立連長，她何等關切。不用分辯了。在晚上很遲的時候，她接待你到她的

房間內——

白 (暴躁的截住他的話。)不錯，你這個木頭！她接待我時，我的手槍正指着她的頭，你們的馬隊在後追我。假使她敢發喊，我早把她的頭打穿了。

塞 (不覺一驚。)白侖芝立！拉伊娜，這話是真的嗎？

拉 (怒氣填胸昂然的站起來) 你怎樣敢, 怎麼敢這樣無禮?

白 朋友, 道歉罷, 道歉罷! (他又回到桌旁的座位那裏)

塞 (交叉着臂, 仍以那老調, 加重口氣, 一字一讀的說) 我向來不道歉。

拉 (熱烈的說) 白命芝立連長, 這都是你那個朋友鬧出來的, 都是他把這個可惡的謠言散佈開來。(她很激動的繞室而行)

白 不對, 他已經死了——活活的燒死。

拉 (站住, 不寒而慄) 活活的燒死!

白 他在木料場裏股上中了一槍, 爬不出來。你們放砲, 木料着火, 把他燒死。還有五六個可憐蟲也是這樣死的。

拉 真是可怕!

塞 而且何等可笑呀, 戰爭! 戰爭! 志士英雄的夢想! 白命芝立, 不過是個欺人之談, 一個假面具, 跟愛情一樣。

拉 (怒極了。) 跟愛情一樣! 你當我的面說這句話。

白 喂, 沙拉諾夫, 這件事現在總算解釋清楚了。

塞 我說過的, 不過是假面具。如果你們倆中間除了手槍之下沒有別的關係, 你今天還會再到這裏嗎? 拉伊娜錯怪了我們那被燒死的朋友, 並不是他告訴我的。

拉 那麼是誰告訴你? (忽然猜着。) 呀, 羅卡, 我的僕人! 今天早晨你跟她在一起——呀, 我一向所崇拜的神道原來是這個樣子! (他跟拉伊娜的目光相遇, 看見她那失望的神氣, 反覺得快意。拉伊娜怒不可遏, 走近他身邊, 語音低微而緊張。) 你知道嗎, 我上樓時, 我從窗裏回頭對我的英雄再看一眼。那時我瞧見一樁事, 當時不大明白。現在知道是你跟她調情。

塞 (自嘲的神氣。) 你看見了嗎?

拉 看得很清楚。(她轉身走開, 坐倒於中間窗門的安樂椅上, 幾不能自持。)

塞 (冷冷的。) 拉伊娜, 我們的浪漫理想已經打碎了。人生不過是一場笑劇。

白 (很滿足的對拉伊娜說) 你看，他已經覺悟了。

塞 白命芝立，你剛纔已經罵我爲木頭，現在你不妨再稱我爲懦夫。我不跟你決鬥了。你曉得什麼緣故嗎？

白 不曉得，但這沒有什麼關係。你要打時，我沒有問你理由。現在你不要打，我也不問你理由。我是以戰爲業的。免不了打的時候，我就打，不必打時，那我也再高興也沒有。你是個外行人，你以爲打仗是一件娛樂。

塞 我的專門家，但我還要你聽我的理由。真真的相打起碼要兩個好漢——有心肝，有血氣，有身分的好漢方能成事。我萬不能跟你相打，猶之我萬萬不能愛上一個醜女子。你這個人一點沒有感情，你簡直不是個人，你是個機器。

白 (抱歉似的) 不錯，一點不錯。我向來是這種樣子的。對不起得很。現在你已經覺悟。人生不是個笑戲，人生是很切實很嚴重的東西，那麼你們倆中間的幸福還有什麼阻礙呢？

拉 (站起來) 你對我們的幸福倒很關心, 你忘了他的新情人——羅卡嗎? 他現在不

必跟你打了, 他的情敵是尼可拉。

塞 情敵!! (自擊其額)

拉 你還不知道他們倆已經定親了嗎?

塞 尼可拉! 又生出新是非來! 尼可拉!

拉 (冷笑) 真可惜, 是嗎? 這樣的姿容, 這樣的聰明, 這樣的貞靜都浪費在一個中年的

男僕的身上! 塞其曷史, 你真不該袖手旁觀。對於你的俠義上也說不過去。

塞 (不能自制) 蛇蝎! 蛇蝎! (他怒不可遏的跑來跑去)

白 喂, 沙拉諾夫, 你這樣自討苦喫。

拉 (更怒) 白命芝立連長, 你曉得他做了什麼事嗎? 他指使這個女子來偵探我們事

後他跟她調情來報答她。

塞 沒有這事! 胡說!

拉 胡說！（當他的臉。）你承認不承認是她告訴你白侖芝立在我的房間內？

塞 是的，但——

拉 （打斷他的話。）你承認不承認她告訴你時，你跟她調情？

塞 不錯，但我跟你說——

拉 （很輕蔑的又打斷他的話。）不必再跟我說什麼了。我們已經聽够了。（她翻身不顧，昂然的走到窗門那裏。）

白 （塞其曷史中心如熬，坐倒於榻上，緊握着兩拳，頭斜靠在拳上。白侖芝立靜靜的說道。）沙拉諾夫，我告訴你過，你這樣子自討苦喫。

塞 野貓！

拉 （激昂的跑到白侖芝立身邊。）白侖芝立連長，你聽見這人罵我嗎？

白 親愛的小姐，他有什麼法子他總得自衛一下。唉（竭力勸他們。）你們別吵了。有什麼用處呢？（拉伊娜抽一口氣，坐於榻上。她對白侖芝立望，裝出惱怒的神氣，裝不像，自

已覺得好笑，幾乎要笑出來。）

塞 跟尼可拉定親！（站起來）哈哈！（走到爐邊，以背向爐。）白侖芝立，怪不得你於對這個世界的欺詐毫不動心。

拉 （對白侖芝立說，憑直覺的猜出他的心事。）我敢說你一定把我們倆當做兩個大孩子，對嗎？

塞 （微笑。）一定的，一定的，瑞士的文明看護保加利亞的野蠻，對不對？

白 （臉紅起來。）沒有這事，不騙你。你們肯安靜下來，我很高興。現在好了，讓我們平心靜氣談判這樁事。還有一位姑娘在那裏？

拉 大概是在門口偷聽。

塞 （不寒而慄，好像中了一槍。他說，聲音雖低但含着深憤。）我可以證明這句話是無端誣衊人家。（他很莊嚴的走到門口，把門開起來。他望門外一看，不由大吼一聲，真是怒極了。他衝出甬道，把羅卡拖回來，推於右方的桌上。他叫道。）白侖芝立你來判斷他。

你是小心和平的人，你來判斷這個竊聽私語的人。

（羅卡傲然站在那裏，默默無聲，不失她的常度。）

白（搖頭）我不配判斷她。有一次我的軍營中兵變正在醞釀之際，我在篷帳外偷聽。

這種事要看緊急的程度。那時候我的生命正在危險之中。

羅我的愛情也在危險之中。（塞其曷史不禁一縮，替她難為情。）我並不覺得慚愧。

拉你的愛情還不如說是你的好奇心。

羅（面對她，反唇相譏，語氣加重）我的深摯的愛情，不是你所能夠領會的。就是你對於巧古力軍人的愛情也不能比擬。

塞（即刻疑心——對羅卡）這句話什麼意思？

羅（不留餘地的）這句話的意思是——

塞（很輕蔑的截斷她的話）哦，我記得了，冰糖糕。很無聊的譏笑。

（佩脫考夫少校進來，穿着襯衫。）

佩 諸位對不起，我只穿了襯衫。拉伊娜，一定有人穿了我的外衣，我敢發誓，而且那個人
的肩膊一定比我闊，背上都裂開來。你母親正在修補，我希望她能夠快點弄好。否則我
要受冷了。（他更加注意的諦視他們。）有什麼事嗎？

拉 沒有。（她很安靜的坐於爐旁。）

塞 沒有事！（他依舊坐於桌之一端。）

白 （已經坐定了。）沒有事，沒有事。

佩 （坐於榻上，老地方。）很好。羅卡，有什麼事嗎？

羅 沒有，先生。

佩 （很和藹的。）很好。（他打噴嚏。）好孩子，去問太太討我的衣服，好嗎？（她轉身要
走。正好尼可拉拿了外衣進來，她裝做還有事情不就走，故意把那張有煙管的小桌子
移到近窗的牆上。）

拉 （看見尼可拉臂上的外衣，連忙站起來。）爸爸，衣裳在這裏。尼可拉，遞給我罷。火爐裏

再添幾塊木頭。（她接住外衣，走到少校身邊。少校站起來穿衣。尼可拉去照料火爐。）

佩（親暱的跟拉伊娜逗着玩。）呀哈！可憐的爸爸新從戰場回來，今天頭一天，所以要好好的看待爸爸，是嗎？

拉（認真的怪她的父親。）呀，父親，你怎麼可以對我說這種話？

佩呀，孩子，我不過跟你鬧着玩的。來，親我一口。（她親他。）衣服拿給我。

拉讓我幫你穿上。你身體轉過去罷。（他轉身，兩臂反折找袖子。她很敏捷的把袋裏的照片拿出來，擲於桌上，白侖芝立的面前。白侖芝立就在塞其曷史眼下一張紙蓋起來。塞其曷史愕然，疑心大起。拉伊娜於是幫佩脫考夫把外衣穿上。）好了，親愛的，現在你覺得舒服了嗎？

佩很舒服，親愛的，謝謝你。（他坐下。拉伊娜回到爐邊的座位。）哦，等一等，我發見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這是什麼意思？（他伸手到被竊的那個袋子裏。）嚙呀！（他試另一個袋子。）我可以立誓——（大惑，他去試胸口那個袋子。）怪了——（又試原來那

袋子。到那裏——（忽然明白，站起來叫道）給你的母親拿去了。

拉（漲紅了臉）什麼東西拿去？

佩 你的相片，上面有幾個字：『拉伊娜送給她的巧古力軍人，以留紀念。』這裏頭一定還有曲折，我一定要追究明白。（喊）尼可拉！

尼（放下一塊木頭轉身）是，先生。

佩 你今天早晨有沒有把拉伊娜小姐的糕弄壞了？

尼 你已經聽見拉伊娜小姐說過。

佩 當然，你這個飯桶，我是問你到底有沒有這件事？

尼 我敢說拉伊娜小姐不會說假話的。

佩 你敢說？我就不敢。（向其他諸人）你們以為我沒有看穿嗎？（走到塞其曷史身邊，在他肩上拍一下。）塞其曷史，你是巧古力軍人對不對？

塞（跳起來）我是巧古力軍人！絕對不是。

佩 不是。（他看他們，他們大家都板起臉，忐忑不安。）照你這樣說，拉伊娜把照片送給別的男子？

塞 （故意含糊其辭。）這個世界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明白。

白 （站起來。）少校，沒有關係，我就是巧古力軍人。（佩脫考夫跟塞其曷史都爲之愕然。）這位仁慈的小姐看見我餓得要死，把奶油巧古力來救我的命，那幾塊巧古力的味道，我畢生忘不了！我的已故的朋友史多而士在 *Peepot* 已經告訴你那故事，我就是那個逃兵。

佩 你！（他抽一口氣。）塞其曷史，你記得不記得今天早上你提起這個事時，她們母子兩人的神氣。（塞其曷史冷冷地笑，佩脫考夫面向拉伊娜，很嚴厲的說道。）你倒是個很好的女子，哼？

拉 （怨恨的說。）沙拉諾夫少校已經變計了，我當時在照片上寫字時，我不知道白命芝立連長已經結過婚。

白 (大驚——激烈的抗議) 我沒有結過婚。

拉 (深怪他) 你說你已經結過婚。

白 我沒有真的沒有。我從來沒有結過婚。

佩 (氣極了) 拉伊娜，恕我冒昧，你肯不肯告訴我，你倒底跟那一位訂婚。

拉 跟誰也沒有訂婚。這位小姐 (介紹羅卡，羅卡傲然的看他們) 是沙拉諾夫少校現

在所鍾情的人。

佩 羅卡！塞其曷史，你瘋了嗎？你不曉得這個女子已經跟尼可拉定親了嗎？

尼 (走前來) 恕我唐突，先生，羅卡並沒有跟我定親。

佩 沒有跟你定親，你這個混蛋！你們定親的那一天，我還送你二十五勒發。拉伊娜小姐

又送羅卡那個金臂鐲。

尼 (冷靜而謙恭) 我們故意這樣說，先生，爲要使羅卡有一個保障。羅卡的思想超出

於她的地位。我不過是她的一個心腹的僕人。先生，你知道我打算在 Sofes 開一間店。

如果羅卡嫁給貴族，我希望能夠得到她的照顧，她的介紹。（他小心的走出，大家都瞪了眼看他出去。）

佩（打破沉寂。）我真是該——哼！

塞這不是英雄氣概，就是下流無恥。倒底是什麼，白侖芝立？

白不必管他是英雄氣概，還是下流無恥。我在保加利亞所碰到的人要以尼可拉為最能幹了。如果他能夠說法國話跟德國話，我一定派他做旅館的經理。

羅（忽然對塞其曷史發作起來。）大家都欺負我。都是你開的頭。你應該對我道歉。（塞其曷史，好像一座機器，彈簧發動，又交叉着臂。）

白（不等他開口，說。）沒有用。他是向來不道歉的。

羅對你自然不肯，你是他的仇敵，你同他的地位又相等。我是他的傭人，他對我一定肯的。

塞（贊成她的話。）說得不錯。（他跪下一膝，架子十足。）恕我的罪！

羅 我怨你。(她怯怯的把手遞過去，他親她的手。)經過了這次的接觸，我是你的未婚妻。

塞 (跳起來。)呀，我忘了！

羅 (冷冷的。)你儘可以取銷你的允許。

塞 取銷！決計不！你現在屬於我了。(他以臂攬她，引她近身。)

(客色林進來，看見羅卡在塞其曷史懷裏。大家都望着他們倆目瞪口呆。)

客 這是什麼意思？(塞其曷史放手。)

佩 我愛，看起來塞其曷史好像要跟羅卡結婚而不跟拉伊娜結婚。(客色林憤然，預備

跟他發作。他發急的截住她。)不要怪我，跟我不相干。(他退到爐邊。)

客 跟羅卡結婚！塞其曷史，你跟我們有約在先。

塞 (交叉雙臂。)沒有東西能夠束縛我的行動。

白 (聽見他這一句切實的話，大悅。)沙拉諾夫，握手敬賀你，你除了英雄的氣概，倒還

有點實際的常識。（對羅卡。）好姑娘，一個共和國的國民敬祝你！（他親羅卡的手，拉

伊娜大不高興。）

客（氣勢洶洶。）羅卡，你在搬弄是非。

羅我並沒使拉伊娜吃虧。

客（傲然。）拉伊娜！（拉伊娜對她的放肆也覺得憤然。）

羅我有權利叫她拉伊娜，她不是叫我羅卡嗎？我告訴沙拉諾夫少校說如果那個瑞士先生來了，拉伊娜一定不會嫁給他。

白（愕然。）呀！

羅我以為你歡喜他勝過塞其曷史。你自己明白我的話對不對。

白胡說八道！我的親愛的少校，親愛的馬丹，你聽我說，這位好小姐救了我的命，如是而已。她那裏把我放在心上。你們只要對她看看，再對我看看。她年輕貌美，多財，想像中充滿了神仙王子，英雄豪傑，馬隊衝鋒等奇思異想。我呢，只是個庸俗的瑞士軍人，經過了

十五年的戰場跟營房的生活，忘了人生的幸福——一個浪游者——爲了不可救藥的浪漫天性，把一生的機會都犧牲掉——

塞（一驚，好像給針刺了一樣。他截斷白命芝立的話，顯出驚異不信的神氣）對不起，白命芝立，你剛纔說什麼東西把你一生的機會犧牲掉？

白（絕不猶豫的答他。）不可救藥的浪漫天性。在兒童時代我從家裏逃出兩回。我不學我父親的生意，反而跑到軍隊裏去。我爬上這個房子的涼臺，如果換一個有常識的人，一定躲進最近便的地窖裏去。我偷偷跑回來探望那個小姐，換別人一定叫人把外衣送回——

佩 我的外衣！

白——是的，我就是說這件外衣——別人一定把外衣送回，安穩穩的回家去。你想像我這樣的人，年輕的女子怎樣會鍾情於我？只要看我們的年紀！我已經三十四了，這位小姐大概十七歲左右，不會過多少。（大家聽見了這個估量，大爲驚異，彼此互看。他

還是莫名其妙的繼續下去。那一回的冒險在我是生死的關頭，在她不過是女孩兒的嬉戲——巧古力糖，捉迷藏而已。這裏有一個證明！（他把桌上的照片拿起來。）這上面寫着『拉伊娜送給她的巧古力軍人，以留紀念。』請問你們一個女子如果有真心實意，會不會送我這樣照片，這樣措辭？（他很得意的把照片給大家看，以為事情就此解決，無懷疑之餘地。）

佩 我正在找這個東西，怎麼會到這裏來？

白 （很自得的對拉伊娜說。）好小姐，我希望我已經把這個糾葛解決清楚了。

拉 （惱怒，不能自制。）我對於你自己的聲明很表同意。你正是一個浪漫的傻子。（白命芝立好像吃了一棒。）下一回我希望你能够曉得十七歲小孩跟二十三歲女子的分別。

白 （駭愕。）二十三！（她很輕蔑的從他手裏把照片搶過來，撕破，把碎片丟在他的腳旁。）

塞 (看見白命芝立狼狽的樣子，暗自高興。) 白命芝立，我的最後的信仰又去了。你的聰

明也是假的，一切東西都是假的。你比我更缺乏常識。

白 (茫茫然。) 二十三！二十三！(他沉吟) 哼！(馬上決定主意。) 佩脫考夫少校，那麼

我正式請求跟你女兒訂婚，代替已經退位的沙拉諾夫少校。

拉 你敢！

白 如果你已經二十三歲了，那麼你今天下午對我說的話，我就當爲真話。

客 (客氣中顯出高傲的神氣。) 我想你還不大明白我女兒的地位，跟你要取而代之的沙拉諾夫少校的地位。我們兩家在保加利亞是最有錢最著名的望族。我們的地位差不多可以入史籍，追溯上去幾乎有二十年之久。

佩 客色林，這沒有關係。(對白命芝立。) 白命芝立，如果只論家世，那我們倒很願意。但
你不知道拉伊娜舒服慣了，不能吃苦。塞其曷史有二十四匹馬。

白 二十四匹馬有什麼用處？豈不是等於一個馬戲團。

客 (嚴厲的說) 先生, 我的女兒, 享用慣了頭一等的馬廐。

拉 別說了, 母親, 你把我說得太可笑了。

白 好, 不要緊, 如果論到設備, 等我說給你聽。(他奔到桌旁, 把藍信封裏的紙抓在手裏) 你剛纔說有多少匹馬?

塞 二十四匹馬, 高貴的瑞士人!

白 我有二百匹馬。(大家都爲之駭然) 你有多少輛車子?

塞 三輛。

白 我有七十輛, 其中二十四輛可以容十二個人, 車箱上兩個客位, 車夫跟管車者不在內, 你有多少塊桌布。

塞 我怎麼知道?

白 你有沒有四千塊。

塞 沒有。

白 我有四千塊。我有九千六百副被單跟毯子，兩千四百條鴨絨被。我有一萬副的刀叉，跟點心匙。我有六百個傭人。我有六座大廈，兩個馬車行，一個花園茶店，還有一所私家住屋，我有四塊因功受賞的獎章，我有軍官的職位，紳士的身分，我有三種本土語言。你們保加利亞國裏有沒有一個人能夠出這樣的代價嗎？

佩 (幼稚的敬畏心) 你是不是瑞士的皇帝？

白 我的地位在瑞士是最高的地位。我是一個自由的公民。

客 白侖芝立連長，你既然是我女兒看中的人，我也不願阻礙她的幸福。(佩脫考夫正要開口) 佩脫考夫少校的意見也是如此。

佩 呀，我是很願意的。兩百匹馬！嘿！

塞 小姐的意思如何？

拉 (假裝不高興的樣子) 小姐的意思是：他儘可以把桌布，馬車留起來自己享用。我不是來這裏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白 這個答覆是不行的。我當初是以逃亡者，叫花子，飢餓者的資格來乞憐於你。你接納了我。你把手給我親，把你床給我睡，把你房間給我住——

拉 （打斷他的話。）我當時並沒有把這些東西給瑞士的皇帝呀！

白 我也是這樣說。（他很快的抓住她的手，熟視她的臉，很自信的繼續道。）那麼請你告訴我們你當時把這些恩惠給誰呢？

拉 （屈服，羞怯的一笑。）給我的巧古力軍人！

白 （樂極而笑，像小孩般。）好了。謝謝你。（看錶，忽然又放出辦事的態度。）時候到了，少校。你把那幾個聯隊處分得很好，他們一定會叫你遣送 Teerok 那一師的步兵。你可以把他們由 Tom Palauka 遣回沙拉諾夫，等我回來後再行婚禮。兩禮拜後，星期二，下午五點，我准到此。小姐，太太們——再見。（他對她們行一軍隊鞠躬禮，走出。）

寒 怪人！怪人！（幕下）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第二版

◆(84473)

文學研究會叢書 英雄與美人 一冊

Arms and the Man

定價 國幣 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Bernard Shaw

譯述者 中 暇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